

淮南鴻烈集解

卷十三

汜論訓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爲化

古者有整而綰領以王天下者矣古者蓋三皇以前也整頭著兜整帽言未知制冠也綰領皮衣屈而紩

○文典謹按初學記帝王部引蓋下有其德生而不辱刑措不予而不奪予民財也○王念孫云不奪無所徵求於

殺與奪爲韻若作辱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已誤作辱張載魏都賦注及舊本北堂書鈔

衣冠部三引此並作殺文子上禮篇同晏子春秋諫諍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此皆淮南所本天下不非

其服同懷其德也非猶譏呵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無天折也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

獸可羈而從也從猶牽也豈必襲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襲衣謂方與之衣如今吏人之左衣也博帶大帶詩

亦冠之名也○文典謹按御覽七十七引委下有貌字古者民澤處復穴處居也復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爲窟室

四引注作鑿崖岸之腹以爲密室與高注後說略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蜚蜚蜚言采

其苗之聖人乃作爲之起築土構木以爲宮室構架也謂材木相乘架也○王念孫云高說非也作爲

故以意改之也案月令曰毋發室屋管子八觀篇曰宮營大而室屋寡荀子禮論篇曰城墉其類象室屋

也。呂氏春秋：「室屋門戶之潤澤，則室屋固。」古人常語，且此二句以木屋為韻。下三句以字雨暑為韻。若作宮室，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居處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屋樑也。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安樂伯余之初作衣也。
臣也。世本曰：伯余制綖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綖，銳索功也。綖讀恬然不動之恬。○王念孫云：高
衣裳一曰伯余帝。綖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訓綖為銳，則與麻字義不相屬。今案綖者縷也。縷
而續之也。方言：縷，續也。廣雅同。秦晉縷折木謂之縷。郭璞音刻人閒，謂曰：婦人不得刻麻攷縷，細刻並與
綖通索如宵爾索縷之索，謂切撚之也。高云：索功也。功即切字之誤。顏師古注：急就篇曰：索謂切撚之令
緊者也。廣雅曰：紉，後世為之機杼勝復，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
索也。紉與切通。後世為之機杼勝復，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揜，止也。古者剡耜而耕，摩厲而耨，利
也。耜，耒屬。大蛤摩令木鉤而樵抱甄而汲。甄，鑊也。鉤讀濟陰句陽之句。樵薪燕甄武，今兗州曰小武民
利用之耨耨除苗穢也。木鉤而樵抱甄而汲。甄，鑊也。鉤讀濟陰句陽之句。樵薪燕甄武，今兗州曰小武民
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耨鉏斧柯而樵桔臯而汲。耨，讀曰每。耨耨也。三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
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窰木方版以為舟航。舟相連為航也。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運所有
輶蹻而超千里肩荷負儋之勤也。柔革也。玉篇多達之列二切。屬履也。輶，小兒履也。釋名云：輶，章履深頭
者之名也。今正文言輶蹻與屬同。注文言輶輶皆是車履之名。則字當從旦。廣雅：輶則古切。輶，勒名。字從
且兩字聲義判然。茅一桂不知輶為輶之誤。輶加音祖二字其失甚矣。下文蘇秦：輶輶贏輶亦輶字之
誤又案為輶蹻之為音于偽反為輶蹻而超千里肩負儋之勤也。乃起下之詞非承上之詞為上不當有
乃字此因上文乃為窰木方版而誤衍也。下文云為驚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為之鐔金
鍛鐵以為兵刃為十無乃字是其證。肩負儋之勤道藏本劉本及而作為之棹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
諸本並同漢魏叢書本於負儋上加荷字而莊本從之斯為謬矣。而作為之棹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
遠而不勞。代負儋故為驚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為之鐔金鍛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
害。不得為人害也。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主

各以其所知當作人各以其知與智同言各用其智以去害而就利也今本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
上有所字者涉下兩所字而衍文子上禮篇正作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
因也則循隨也當時之可改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名也
按意林引不稱主人下有必稱父母兄弟舜不告而娶非禮也殺舜舜知告則不得娶也不告父父頑無
六字○陶方琦云此許注然入正文者
後故孟子曰舜不告而娶○文典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廢是
謹按意林引不告下有警告二字
爾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
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已數從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
女自已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
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不從故制也○莊遠吉云甲寅庚申也甲者陽正寅亦陽正也庚
者陰正申亦陰正也義並詳王遠楚詞注說文解字中又難經曰男立于寅寅為木陽女立于申申為金
陰亦是○文典謹按北堂書鈔八十四引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牀尸在棺曰柩殯于賓位祖于阼
注周天下有為一紀三字冠而下有后字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
葬于墓也于阼階猶在般人殯於兩楹之間堂上兩柱之間賓主共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賓此禮之
主位未忍以賓道遠之般人殯於兩楹之間堂上兩柱之間賓主共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賓此禮之
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有虞氏舜世夏后氏塋周長四尺側身累之以蔽土曰塋周般人用槨用柏為
宜以棺周人牆置翬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槨故牆設翼狀如今要扇畫文插置夏后氏祭於閭
為制也
於室中也般人祭於陽於堂上日周人祭於日出以朝于日出時祭於庭中夜祭之也二句曰於堂上日平旦
夜祭之也
祭也三句曰於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庭也所說皆未得其義此文本禮記祭義篇其文曰郊之祭大報
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閭般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閭鄭注曰閭昏時也陽讀為日雨曰暘
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般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以
朝及閭謂終日有事正義曰此郊之祭禮經止明郊祭之禮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然則此文所說本屬

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能作禮樂。不為禮樂所制。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最也。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或舊常也。傳曰。舊不必長。舊要。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最也。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或舊常也。傳曰。舊不必長。舊林引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入。桀紂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三代禹湯武也。襲因也。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易。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也。俗常也。○文作不。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以海為宗。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典謹按。意林引殊作異。○文王道缺。而詩作。詩所王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春秋所以絕。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言。誦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未言時之本意。○王念孫人之言。不如得其未言時之本意。則聞下無得字。明矣。文子上義篇。正作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言。言弗能言也。聖人所以言。微妙。凡人不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常道。言深隱幽冥。不微妙。不可言。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專。獨制。事無由己。後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洞洞屬屬。婉順貌也。而將不能恐失之。義不可通。高注曰。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慎之至也。疑本文作而將不能勝之。而與如古通用。謂如將不能勝之也。恐失之。三字。高氏自解。如不能勝之義。此三字誤入正文。而轉脫去勝之二字。於是文不成義矣。○文典謹按。御覽六百二十一引。作有所不持於前。洞洞屬屬。如不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籍

籍也。政治也。籍或作昨。○王念孫云：籍猶位也。言周公履天子之位也。若圖籍則不可以言履矣。下文云：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亦謂屬位於成王也。荀子儒效篇曰：周公履天子之籍。今本天子誤作天下。據宋本改。楊原注：以籍爲圖籍，誤與高注同。聽天下之斷，又曰：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此皆淮南所本。彊國篇曰：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籍即執位，是籍與位同義也。韓詩外傳作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尤其明證矣。又下文：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冠。本造履天子之籍，造劉氏之冠。史記高祖紀曰：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故曰：造劉氏之冠。漢書高祖紀：詔曰：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蔡邕獨斷：高祖冠以竹皮爲之，謂之劉氏冠。今本作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冠。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而衍後人又誤以籍爲圖籍，遂於籍上加圖字，以與貌冠相對，而不知貌爲衍文。且圖籍不可平夷狄之亂。夷狄猾夏，誅管蔡之罪。管叔周公弟也，以言履也。○文典謹按：御覽六百二十一引籍作國。平夷狄之亂，平除之也。誅管蔡之罪，蔡叔周公弟也。二叔監殷而導紂子祿父爲流言，欲以亂負戾而朝諸侯。負背也。展戶屬誅賞制斷，無所顧問。決之威動周。周公誅之爲國故也。傳曰：大義滅親也。負戾而朝諸侯，之間言南面也。誅賞制斷，無所顧問，予心威動天地，聲懾四海。懾服也。服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玉帛之質，執請而後爲復而後行。每事必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不自伐其功勞也，可謂能臣矣。故一臣之禮也。請而後爲復而後行，請復白。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不自矜大其善也，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人人以其寵位行其其威勢供嗜欲。○王念孫云：供嗜欲當作供。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一行之禮，非隨時禮也。一定之法，非隨時法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有數急柱，有前却，故調而不更，琴瑟絃也。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言法制以爲治之基耳，非所以爲治，治在其人之德，猶弓矢射之具也，非耐必中也。中在其人之功。○王念孫云：人字後人所加。高注云：言法制禮義可以爲治之基耳，非所以爲治，則無人字明矣。文子上義篇：無人字，泰族篇曰：故法者治之具也。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而非所以爲治也，亦無人字。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

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日變可也唯仁義不可改耳故萬世不更天下豈有常法哉。隨其時當於世事得於

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當合也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醇厚不虛華也工龐器堅緻無邪也○洪頤煊云大戴禮王言篇民敦工璞商慾女憧即淮南所本也童字童童古通用謂童慾無知之貌○齋

樹云重本作童大戴記王言篇民敦工璞商慾女憧即淮南所本也童字童童古通用謂童慾無知之貌○齋

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鎬銜鑿策鍛而

御駟馬也。鎬銜口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黃所制馬口也鑿策頭箠也○駟馬突馬也○莊達吉云殷敬順列

字高注曰鎬銜口中央鐵言鎬銜而不言鑿則無鑿字明矣。鎬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繩以治也唐虞

有制令而無刑罰。仁義民無犯法干誅故曰無刑也夏后氏不負言言而殷人誓以言語要周人盟而會

不協而盟者殺。逮至當今之世謂淮南王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

詢讀夏后之後也。○莊達吉云說文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伯成子高蓋今時之人辭官而

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鑿脩戟無刺。槽柔木矛也無鑿無鐵刃也刺鋒

孫云莊依漢魏書本改柔為矛。柔各本皆作柔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亦作柔說苑說晚世之兵隆

衝以攻渠檐以守。名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渠壘也一曰甲連弩以射銷車以鬪連車弩通一絃

著左右為機關發之曰銷車銷弩連弩之緒也。○文典謹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

典謹按御覽二百七十一引注連車弩作連弩弩機關作機關。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

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神農伏羲。○

文典謹按。御覽二百一十一引。立作莅。舜執干戚。而服有苗。舜時有苗叛。舜執干戚。而舞于兩階。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

而制彊暴。及舜。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

萬物制焉。制猶從也。○文典謹按。而萬物制焉。疑本作而萬民制焉。羣書治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

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文典謹按。羣書治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

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王念孫云。劉本耳作聰。是也。羣書治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

耳之爲壞。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文典謹按。羣書治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

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循。遵也。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

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

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

行也。按二注。正異。范論訓乃高。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

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

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

○王念孫云。道字當在而字下。道先稱古。與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文典

危治亂相對。羣書治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

聽與上聖王弗行相復羣書治要引作明主弗聽當從之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生萬物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
成○俞越云下言春分而生上言日夜分而生物文義重複且春分秋分皆日夜分也日夜分而生物於
秋分而成義亦不合文子上仁篇作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然則此亦當同
上而生二字誤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精氣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太剛則折
乃故萬之誤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本原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爲度
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睇睇望也○王念孫云可卷而伸劉本作可卷而懷是也此言繩之爲
失其韻矣文子上仁故聖人以身體之行體可曲可直故先言卷而懷後言引而伸且懷與睇爲韻若作伸則
篇正作可卷而懷移也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放刑推則虐虐則無親虐害也喜害
推則懦懦則不威推猶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任也一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
不行爲黨羣○王引之云大臣將相四字當連讀將相即大臣也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
黨行四字爲韻柄古讀若方行古讀若杭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難殺簡公之難○錢大昕
並見唐韻正讀大更絕句則失其韻矣常之黨他書所未見按田常弑君之年越未滅吳范蠡何由入齊此淮南之誤也○王引之云陳成田常
本作陳成常陳其氏也成其諡也常其字也恆其名也人問篇正作陳成常呂氏春秋慎勢篇同越春
秋夫差內傳作陳成恆韓子外儲說右篇作田成恆田與陳古字通言陳則不言田矣後人又加田字謬
甚又說山篇陳成子恆之劫子淵捷也子字亦後人所加○王紹蘭云田衍文常即恆是其名也漢人諱
恆故經典或稱常或稱恆耳左氏作恆公羊作常哀六年傳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
何休詁林曰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常之母猶曰恆之母若常是字陳乞與諸大夫言不當字其
子於朝曲禮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沒
稱字而不名穀梁同左氏說然則從公羊之說父於子死猶名則生名可知從左氏穀梁之說沒稱字則沒

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體表也今夫實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文典義按意林引作遇小人則陷溝壑四十引○文典義按意林引作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接見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入西河○陶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他賢秦伐其國河之地樓季魏文侯之弟也按史記李斯列傳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也舊注亦引許慎注高作樓翟顧千里曰樓翟乃二人樓為樓翟翟為翟強韓非離一云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即此所本吳起二字乃衍潛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齊侯春秋之後魯號稱王淖齒楚將奔齊文或許本作樓季吳起亦為二人為臣魯王無道淖齒殺之擢其筋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呂望太公呂尚也善用兵甘棠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曰童子也任其賢故致于伯也或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歌也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曰童子也任其賢故致于伯也或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非猶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夫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全性保真謂不拔肝毛以利天下弗為不以物累己身形也孟子受業于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丹穴南方當日下之地太蒙西方日所入處也反踵國名其人南方武迹北向空同州之外八寅戴勝極下之地大夏在西方北戶在南方奇肱脩股之民在西南方凡此八者皆九也於諸夏之所非八寅之所非而行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施宜禹之時以五音聽治禹顓頊後五也于諸華所非八寅所是而行也

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五音宮商角徵羽也○文典謹按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
初學記樂部下白帖六十二御覽五百七十六引並作聽政○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
於○文典謹按為號曰白帖作銘教寡人以道者擊鼓以調五音故擊之諭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也義
擊告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金口木舌合為音語寡人以憂者擊磬磬石也聲急憂亦急故擊之○文
有獄訟者搖鞀初學記樂部下引作有獄訟告寡人者搖鞀○文典謹按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饋
也食以勞天下之民勞猶憂也勞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致其忠是為無耐達其善效秦之時高
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
覽八十六引作造馳道數千里又三發適戍入芻粟適戍守長城也入芻粟之稅以供國用也○文典謹按御
百二十七引注秦皇帝作秦始皇發適戍入芻粟適戍守長城也入芻粟之稅以供國用也○文典謹按
頭會箕賦輸於少府頭會民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司農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水出北狄道漢陽
之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皆在遼西界一說會稽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禪於
縣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皆在遼西界一說會稽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禪於
揚州鎮山周禮職方氏及呂氏春秋有始覽並云東南曰揚州則會稽於方位自得為東莊子外物篇云
躍乎會稽投竿東海明今浙東之海亦為東海不必別求之遼西及太山下也楚辭九思傷時云超五嶺
兮嵯峨觀浮石兮崔嵬王注云東海有浮石之山然南至豫章桂林按豫章豫章郡桂林鬱林郡○文典謹
則浮石在五嶺之東準之地望其不在遼西明矣南至豫章桂林按豫章豫章郡桂林鬱林郡○文典謹
二十七引與今本同北至飛狐陽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蓋在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當此
或即許高之異也北至飛狐陽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蓋在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當此
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文典謹按御覽八十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也○文典謹
按高氏漢人不當言劉季劉季二字後人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伐無道
所加也御覽三百二十七引注無此二字

以求百姓之命。當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千人為備，百人為豪，萬人為英。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讀仍代也。給至也。給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言尙武也。逮至暴亂已勝。勝暴亂也。○文典謹按：御覽三百，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繼文王業，武王誅。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高祖于新豐所作竹皮冠也。一曰委貌冠。○莊遠吉云：錢別駕無道之功。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路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黃帝樂，干戚，舜也。春夏舞者所執。○文典謹按：御覽三百二十七引：戴作載，大路作泰輅。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疑怪也。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曲也。室中之區，隅言狹小也。八極，八方之極，言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以見四方。故曰：無所不通。○文典謹按：意林引：通下有也字。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道德，德行民悅其化，故國存也。○俞樾云：德當為得字之誤也。文子上仁篇：正作得，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與下句：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正同一律。高注曰：理，道也。然則道理一也。得則存，塞則亡矣。高注此句曰：道德施行民悅其化，故國存也。蓋以道德本屬恆言，故加德字以足句。非正文本作道德也。下文曰：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正與此文相應。疑此塞字亦即失字之誤。故高氏無注矣。家之所以以人者，理塞也。理，道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莊遠吉云：御覽引：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堯舜禹湯文下。孟子曰：以德行仁，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

有凶形也。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仁必死亡，故曰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也。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見也。有伯夷太公先見之，有衰德者謂桀紂也。太史令終古及向藝先去之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是也。湯武有凶形者，雖成必敗。桀紂夫夏之將亡也。

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入。湯滅之也。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其年而紂乃入。武王滅之也。

向藝二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尅之。今謂彊者

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王念孫云：無

不霸王者，萬乘之國，必無破亡者矣。而不知國之興亡，在得道與失道，不在大與小也。故下文曰：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兩不字，其失甚矣。○文典謹按：王謂無不

破亡之，不爲後人所加是也。然上無不霸王之，不則實非衍文。蓋上句言千乘之君之必興，下句則言萬乘之國之必敗。此文有上不字，乃涉上不字而衍耳。軍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知亦愚無

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魏之君，趙襄子，智伯，智瑤，三晉，智氏，兼有范中行氏，智伯，帥韓魏，反而擊之，大破智伯之軍，獲其首。湣王以大齊亡。爲淖齒所殺也。田單以即墨有功。燕伐齊而滅之，得七十城，唯即墨未下，田單以市吏

率師破之，故曰有功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智伯是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皆有天下，故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得道之君，雖小爲善而耐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惡無傷而弗革，

積必亡。故曰：詩云：乃眷西顧，惟此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于岐周，在西，天乃眷顧也。故曰：去殷而

遷于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文

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文

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文

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文

引按羣書治要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行之惡而悔不殺湯於夏臺或作宮紂居於宣室而

不反其過反悔要引居作拘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羑里今河內湯陰是也羑里今河內湯陰是也

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二君桀紂也當其君也湯武不敢生誅之謀也○王念孫

云處疆大勢位本作處○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羑里今河內湯陰是也羑里今河內湯陰是也

而衍則與下句不對高注云當其居疆大之勢不能自知所行之非則勢下無位字位字明矣羑里今河內湯陰是也

正作處○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羑里今河內湯陰是也羑里今河內湯陰是也

因誤而為當○俞樾云當字無義羣書治要作慮然謀即慮也何謀之敢慮義亦難通當疑蓄字之誤言

救罪且不給不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三光日月星辰也失萬民心施民所惡也○莊遠吉雖

微湯武孰弗能奪也言遭人能奪之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之于人言不慎行己之德而乃反備天下

要引之于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作且湯武之所以處小

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作且湯武之所以處小

見終字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尊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五行

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北上黨關也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

下納其貢職者迴也迴迂也迴或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

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也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滿而不昔者周書有言曰周史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可否上言者常也為君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權謀也謀度事唯聖

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常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爲子尾生與婦人期而之死之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

按文選琴賦注引高注水至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王念孫云信而溺死則信不足貴

也今本死女作溺死則文既不對而韻又不諧矣文子道德篇正作信而死女且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

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城也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

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羊曰犒共其枯槁也秦師日行千里而

還遂還師而去也故曰却之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反爲功誕爲功者弦高是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

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恭也○莊達吉云古聲陰邪同故以邪陵爲陰陵非九江之陰陵也潘廷養由基黃

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四子楚大夫其晉取恭王夫上之維微讀拔滅之拔也○俞樾云高解相與篡

之於文不備據戰於陰陵之下有高注曰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恭王中目因而禽之疑此二十

字是正文本在昔楚二字之下因此二十字誤作注文後人遂於昔楚下補恭王戰於陰陵六字耳恭

王懼而失體威儀不能起也黃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足蹙謂舉

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王念孫云此言屈伸偃仰皆因乎事之曲直曲時屈

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直上不當有局字蓋衍文也文子道德篇無局字時屈

時伸卑弱柔如蒲韋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王念孫云本當爲矜矜與本相似因誤爲

本。文選甘泉賦注。引此正作夸。又案蒲章皆柔弱之物。故曰時屈時伸。弱柔如蒲章。弱柔上。不當有卑字。此涉下文屈膝卑拜而誤衍也。荀子不苟篇云。言己之光華。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章。非偏怯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語意略與此同。柔從若蒲章之上。亦無卑字。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迴正。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拯。升也。出溺曰拯。○文典謹按。捽。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況父兄乎。故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義之善也。道。仁。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立德立言。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勢。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僞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無所用。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結。猶。猩猩知往而不知來。見。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不耐息。不知當醉。以禽其身。故曰不知來也。乾鵠知來而不知往。乾鵠。鵠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此知來也。知歲多。其告退。此脩短之分也。昔者葛弘。周室之執數者也。葛弘。周宣王之大夫。數歷術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以叛其君也。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為婚姻。葛殺。葛弘以釋之。故曰不能自知車裂而死也。○王念孫云。太平御覽刑法部十一。引此同。案左傳國語。皆言周殺。葛弘。而不言車裂。他書亦無車裂之事。案莊子胠篋篇。葛弘。施。裂也。淮南子曰。葛弘。

鉅裂而死。據此則古本作鉅裂。今作車裂。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輟蹻贏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蓋歷說萬乘之君。合東山之從。利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從。無有不罪諾者。故曰。明諸侯不自免。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偃王于衰亂之世。修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故身死國亡也。十諫篇曰。荆文誤而徐亡是也。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鏹而死。鏹以死屬鏹。利劍也。一曰長劍。擲施鹿。鈇曳地屬鏹而行之也。此皆達於治亂之機。機要。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葛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身不知也。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窺。內之尋常而不塞。不窺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在小能小。不塞急也。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疆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機。鏹乘加也。擲施鹿。鈇曳地屬鏹而行之也。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幄幕也。處。而乃始服屬史之貌。謹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矜。自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強。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連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作或易。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名作治。此

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調寸而伸尺聖人爲之尺大小小枉而大直君子行

之枉曲也直其直也周公有殺弟之累○蔡也齊桓有爭國之名○殺子糾也然而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以致太

義補缺也桓公以功滅醜○以滅爭國之惡也而皆爲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

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贅灼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鑿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

猶之爲易也○言河上本非丘壘之處有易之地猶多也猶橋樑冬生人曰冬死死者衆也昔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不勝入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

踵刎頸於陳中則終身爲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差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揜三尺之刃造桓公之

胷三戰所囚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復汶陽之田也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遂成也不可謂智遁

逃奔走不死其難○不死子糾之難也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

布衣之士不可以爲益友也然而管仲免於累繼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

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略大也

也數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小譽無疵其小故○王念孫云問當爲開方言曰開非也襄十五年

弟之言孟子離婁篇政不足聞也趙岐陳羣孔穎達諸儒皆訓開爲非疵讀爲贊莊子山木篇無譽無訾

呂氏春秋必己篇作疵荷子不苟篇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無開與無贊同義故廣雅曰開訾

也諶與毀同今本開誤爲問則非其夫牛蹠之涿不能生鱣鮪生鱣鮪也鮪大魚長丈餘細鱗黃首白身

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仲春二月。而蜂房不容鵲卵。房巢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十六引鵲作鴻。小形不足以包大

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略其行。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

行未足大舉。用。舉。夫顏竣聚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今屬太山。○王念孫云。喙當爲啄。字之誤也。顏竣聚

韓詩外傳作顏竣聚。說苑正諫篇作顏竣聚。並與啄同。喙與啄同。喙則遠矣。喙喙二字。書傳往往相亂。而爲齊忠臣段干

木皆國之大駟也。而爲文侯師。白帖八十三引。市僧也。言魏國之大僧也。○陶方琦云。御覽八百二十八

真訓。數圍注例也。後漢郭太傳注。引說文。駟會也。謂合兩家之買賣。如今之度市也。索隱二十八引。孟卯

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策曰。芒卯也。○莊達吉云。古孟芒同聲。故通用。戰國景陽淫酒

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略猶道也。李襄陳仲子立

節抗行。不入滂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

記仲尼弟子傳。公皙哀。字季次。索隱引家語。作公皙克。克亦哀之誤。此言季哀即季次也。故高注云。然弟

子傳載孔子之言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游俠傳曰。季次原憲。懷獨行君子之德。

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此云。立。不能存。入。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略屈。伸用屈。故

小謹者無成功。嘗行者不容於衆。好。揜人之善。揚人之短。嘗毀人行。自獨卑藏。衆人所容。體大者節疏。疏

距者舉遠。疏。長。疏。足。距。大也。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

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盛。隆。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謂天子丹朱也。舜有卑

父之謗謂警曉降。湯武有放弑之事殷周武放桀紂宜寧。五伯有暴亂之謀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德未之。

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文式備具而。

也。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任其力所能任也。○王念孫云：求於一人，與自脩相對為文。人上不當有一字，下文責

人以人力，自脩以道德，即其證。文自修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修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高

矣。易償則求澹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牛璧曰璜。夏后氏之珍玉也。老省。占聲與玷字通用。譌脫作。

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類若珠之結類也。○陶方琦云：文選班固兩都。

高注本者，故同。文選兩都賦，李善注曰：高誘以隨侯為明月，許慎以明月為夜光，是許高注本異。此注定

為許義無疑。○文典謹按：文選辯命論注引高注考，不平也。類瑕也。與此注文迥異。陶謂此為許注，是也。

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賢乎天下，則難

矣。○王念孫云：得其賢乎天下，衍其字。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以干湯，卒為賢相。太公之鼓刀，太

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卒甯戚之商歌，甯戚衛人也。商旅于齊，宿郭門外，疾世商歌，以干桓，其美有存焉。

為文王佐翼武王伐紂也。甯戚之商歌，公桓公夜出迎客，聞之，舉以為大田，事在道應訓也。其美有存焉。

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滄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乃始

信於異衆也。信知夫發于鼎俎之間，伊尹出于屠酤之肆。肆列也。謂太解于累紲之中，累紲所以束與于牛

領之下。興也。謂百里奚洗之以湯沐，祓之以燿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燿火，取火於日

不祥也。立置也。本朝，國朝也。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內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賢

者堯之知舜。○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舜下有也字。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爲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

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爲上自任耳目聰明以得賢人之故。不復用度量之術取人。而何則能效其求。

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肖象似也。嫌疑謂

碧盧似玉。蛇故狠者類知而非知。狠者自用像有知非真知。○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愚者類仁而非仁。

愚者不能斷割有似於仁非真仁也。○文憲者類勇而非勇。有似於勇非真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

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言其相類。但其芳

君子但其仁與不仁異也。○王念孫云美之與惡。本作葵之與莧。葵與莧不相似。故易辨。此言物之不相

似者。下言物之相似者。皆各舉二物以明之。若云美之與惡。則不知爲何物矣。蓋俗書美字作葵。葵字不

葵。葵之上。與美相似。因誤而爲美。後人不解其故。遂改爲葵之與莧耳。羣書治要及爾雅疏。皆作葵。葵字不

物志引此。並作葵。之與莧。是其證。又案上既言亂人。則下不必更言相似。且正文既言相似。則注不必更

言言其相類矣。爾雅疏引許注云。此四者藥草臭味之相似。然則此皆相似四字。蓋後人約記許注於正

文之旁。而寫者因誤合之也。茅本又於相似下。加者字。而莊本從之。釋文。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爾雅疏

本草圖經。碑雅。續博物志。所引皆無此四字。○陶方琦云。爾雅釋艸。正義引許注。此四者藥草臭味之相似。惟治病則不同力。按二家注文異。足徵許高之別。北宋時。尙有許注殘本。故引文尙異。故劍工

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頓。魯之富人。能知

玉理。不失其情也。○俞樾云。上云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莫邪是良劍之名。則碧盧亦必是美玉之名。地

形篇。碧樹瑤樹。在其北。高注曰。碧。青玉也。是其義也。下文云。闇主亂於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然則莫邪

碧盧是喻君子。非喻小人。高注曰。碧盧或云。破。失之。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修

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薛。齊邑也。燭庸氏子。通利劍。

狐疑爪字之誤荀子大略篇爭利如蚤而喪其掌注曰蚤與爪同此爪連文之證若爪甲者言其小也昔燭庸子之於劍止見若爪甲者而已識其利鈍矣下文曰與兒易牙溜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一哈言其與兒易牙溜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陶方琦云莊子音義引許注亦黃帝時人狄牙即易牙齊桓公時識味人也按二注文異莊子音義又引淮南詩緯作簡易狄牙亦古通大戴禮桓公任狄牙揚子法言狄牙能噉皆作狄牙之證今道應篇作易牙亦當改正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溜澠之水合狄牙嘗而知之是即許本作狄牙之證今道應篇作易牙亦當改正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廩丘齊邑今屬濟陰齊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從道許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洗耳而不就故曰不利于封侯也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六十九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趙襄子行之是善罰者刑省而姦禁齊威王行之是也善予者用約而為德秦繆公行之是善取者入多而無怨齊桓公行之也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智伯求地于趙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克趙氏之臣張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終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王念孫云天下為忠之臣者當作天下之為臣者呂氏春秋義賞篇引孔子曰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即淮南所

本也。今本之爲二字誤倒。又衍一忠字。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當作此賞少而勸衆者也。上文云。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正與此句相應。下文曰。此刑省而姦禁者也。此用約而爲德者也。此入多而無怨者也。又衍一善字。善字。涉下文勸善而衍。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服中失馬。○王念孫云。右服失馬。馬字因注文而衍。服爲中央。馬則不須更言馬矣。呂氏春秋愛士篇。正作右服失。失與佚同。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處一年者。謂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晉惠公夷吾。倍秦納己之賂。秦與兵伐晉。戰於晉地韓原也。梁由靡扣穆公之轡。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猶牽也。將獲穆公。○王念孫云。高注云。將獲穆公。則正。文獲上有將字也。將獲未獲。故人得而救之。若已爲晉所獲。則不能救矣。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爲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爲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直出三甲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出。兩也。○文典謹按。御覽三百三十九引注。出金下有匹字。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箭不勝猶不直也。百姓皆說。乃矯箭爲矢。治箭之筭好。謹按。御覽引注。鑄金而爲刀。劍矛戟矢也。刀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文典謹按。御覽六百三十六引。所喜作所善。而禁作以禁。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賞當賞。至刑不濫。刑當刑。不傷善。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官名。其名。子相。魯七日誅之。於東觀之下。刑不濫也。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鄧析。詭辯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禁也。傳曰。鄭國用之。

不以人廢言也。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
為善，靜身無欲，信仁而已。順其天性，故易為。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不善，貪欲無厭，毀人自成，戾其天性，故難也。
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惑作慕，循作脩，隸書循脩相似，書傳多互譌也。故曰為善易。
○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故曰為善易。○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故曰為善易。
善者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弑矯誣。○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弑作殺。○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弑作殺。
○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弑作殺。○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弑作殺。
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弑作殺。○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弑作殺。
信也。而盜取之，管壯箭也。金印封，亦所以為信也。固閉藏也。篡弑，下謀上也。矯誣，作君命，誣以惡覆人也。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王念孫云：如馬注，則金字當為璽字之誤。然金與璽字不相似，璽字無緣誤為金矣。蓋俗書璽字或作金，因誤為金矣。五音集韻云：璽俗作金。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
○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循作脩。○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循作脩。
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罔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循作脩。○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循作脩。
○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循作脩。○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循作脩。
論報師古曰：鞠，問也。鞠字譌脫，作勒。無思夫，恚婦皆知為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囚之罪，而被刑戮之差。○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循作脩。○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循作脩。
○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循作脩。○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循作脩。
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囚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循作脩。○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循作脩。
○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循作脩。○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循作脩。
不能前遂斬首之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循作脩。○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循作脩。
○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循作脩。○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循作脩。
曰元卒，四卒成衛曰伯，是百人為伯也。通典兵一引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是隊為伯之半。故曰隊伯之卒。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

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事上有故字。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

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王念孫云波至而下當有恐字。下文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即承此句言之。羣書治要意林藝文類聚舟車部白帖六十三太平

御覽地部三十六舟部二引此皆作波至而恐。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

亦猶此也。○文典謹按意林白帖六十三引亦猶此也。並作亦復如此。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

市中何也。○繁衆也。勒主問吏。故猶意也。而汝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爲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

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王念孫云過當從劉。本朱本作遇。字之誤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

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俞樾云讓當爲讓。證言篇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讓也。高注曰。

攘却也。此云不攘福義與彼同。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恆虛而易足。○文典謹按羣書治要虛無欲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常滿作恆盈。恆虛作常虛。今夫雷

水足以溢壺。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作溜。實意林引作滿。故人心猶是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是作此。自當以

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

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論若樂與紂無道術度量。不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爵祿

累其身也。刑伐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勇而不惑。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

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文典謹按意林引超江怯者

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掉其氣也。○掉奪也。又况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

二七

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絺綌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裘。狐之物。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譬之。資。用也。譬。思也。○王念孫云。裘無益於死者。而後世不字。因上文不可以藏而衍。相戲以刃。太祖斬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諸本與劉本同。唯道藏本無不字。無涉血之仇。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累。恐也。枕戶。憐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立化。則不待戶牖之行。○王念孫云。之當作而。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二引此。正作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虛。孔竅也。○莊遠吉云。御覽引作無履也。無能字。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
○文典謹按。御覽一百八十四引。離者必病也。離。遭也。故託鬼神以伸誠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譏祥明之。爲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爲譏祥。而狠者以爲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箒曰杵者。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日且至。食時爲終朝。赤地二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爲薦。○王念孫云。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四。獸部八引此。並作故以帷爲食。四字。牛下。脫去有德於人者。五字。葬下。脫去之字。大車下。脫去之箱二字。當補入。○文典謹按。意林引此文。作馬免人於難者。死葬之以蓋。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蒙之以食。牛有德於人者。死葬之以大車。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

故炎帝於火死而為竈炎帝神農以火德王禹勞天下死而為社也勞力天下謂治水之功后稷作稼穡死

而為稷稷部二引作也○王念孫云炎帝於火本居處部十四引此正作書作於史記孝武紀索隱而誤太平御覽火部

廣韻竈字注引此並作禹勞天下本有力字故高注曰勞力天下謂治水之功也今本無力字者

後人誤以為衍文而刪之耳古者謂勤為力大雅烝民箋力猶勤也勞力天下猶言勤勞天下泰族篇曰

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是也倒言之則曰力勞主術篇曰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是也藝文類聚禮

部中引此無力字亦後人依誤本刪之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一引正文注文並作勞力論衡祭意篇或曰

炎帝作火死而為竈禹勞天下死而為社所引即淮南之文后稷作稼穡后稷本作周棄此亦後人以

意改之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魯語曰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此

周棄高注當云周棄稷禮部中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一引此並作羿除天下之害死而為宗布此鬼神之

所以立羿古之諸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竈之屬有功於

此堯時羿非有窮氏羿○孫詒讓云此注誤不可通以意求之祭田為宗布謂出也當作祭星為布宗

布謂此也爾雅釋天云祭星曰布即高所本今本星譌田此譌出又挽一布字但高釋宗布之義並凡說

難信竊疑周禮黨正之祭禁族師之祭醺醺注云禁謂零禁水旱之神醺者為人物裁害之神也祭宗

醺在聲近字通禮記祭法零禁禁亦作宗祭醺並禮除裁害之祭羿能除害故託食於彼義亦正相應也

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

者皆為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

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

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

折也。有如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爲走而破其玦也。因珮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七引。作楚王佩玦逐。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鷁目大。而眦不若鼠。蚌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有小。不若少者。○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四十八引。作及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劍。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蟄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况兆民乎。

卷十四

詮言訓詮就也。就萬物之指。以言其微。事之所謂。道之所依也。故曰。詮言。○文典謹按。此篇敘目。無因以題篇字。乃許慎注本。

洞同天地。渾沌爲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太一元神。總萬物者。同出於一所。爲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爲萬物。莫能及宗。謂及己之性宗。同于洞同。○王宗者。本也。言莫能反其本也。下文云。能反其所生。即反宗之謂。故高注曰。反己之性宗也。說山篇曰。吾將反吾宗矣。又曰。牆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高注並云。宗。本也。是其證。分而爲萬物。文選演連珠注。引作分爲萬殊。案上文既云。物蓋涉下文萬物而誤。故動而謂之生死。而謂之窮。皆爲物矣。

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以乎萬物之中。不物之物。恍惚虛無。物物者。造萬物者也。此不在萬物。稽古太初。人生於無。天地之始。人生於無形。無形生有形也。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莊遠吉云。御覽此下有注云。爲物所制。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爲分尸也。尸。主不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也。朕。兆也。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爲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王引之云。詞當字。或在旁者。或作可。漢魯相史晨。龔孔廟後。雅歌吹笙。歌作歌。冀州從事郭君碑。獨柯霜榮。柯作柯。故詞則義多。事固苛。高主曰。蘇秦爲多事之人。故見議見苛也。苛與詞同。議字古。讀若俄。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議。與爲爲韻。爲讀若。誦淮南傲真篇。立而不議。與和爲韻。史記太史公自序。王人是議。與禾爲韻。故出入及說林篇。皆以詞議爲。誦淮南傲真篇。立而不議。與和爲韻。史記太史公自序。王人是議。與禾爲韻。故出入韻。若作詞。則失其韻矣。故聖人揜明於不形。藏迹於無爲。王子慶忌死於劍。閭闔弑僚。慶忌勇健。凶在鄭要。離刺慶忌。羿死於桃桔。桔。大杖。引許注。桃木爲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陶方琦云。御覽三百五杖也。失元應引補入。通俗文。大杖曰桔。開元占經中。官占引石氏曰。天格九星。天之武備。格者。大杖。所以打賊也。說山訓。羿死。桃部。不給射。高注。桃部。地名。與許說正異。顧氏曰。知錄。謂淮南子。詮言訓。作大杖。所以于說山訓。作地名。解。一人注書。而前後若此。琦按此。子路殖於衛。蘇秦死於口。蘇秦好說。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王念孫云。貴與賤相反。長與短相反。若有與短。則非相反之名。有當爲脩字之誤也。脩。長也。言人皆貴其所長。而賤其所短也。淮南王避父諱。故不言長。而言脩。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蜎猊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

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人性之無以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王念孫云物莫不足滑其調。因上文兩不字而衍。和字又誤作調。原道篇曰不以欲滑和。倣真篇曰不足以滑其和。精神篇曰何足以滑和。莊子德充符篇曰不足以滑和。諸書皆言滑和。無言滑調者。且和與爲何爲韻。爲古讀若說見唐韻。正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又兵略篇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若動而應。有見所當爲。和注同。和與奇爲移。虧有所積。必有虧。精若轉左。陷其右。破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案獨盡其調。亦族篇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道。字以成對。句而不知其謬也。太平御覽學部二引作五行。誤爲道。後人遂於道上加同字。又於調上加適字。以成對。句而不知其謬也。太平御覽學部二引作五行。部一引此。正作五行。異氣而皆道。字雖誤。而和字不誤。且上句無適字。下句無同字。舊本北堂書鈔藝文其美在調。其失在橫。水火金木土穀異科而皆通。泰族又云。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有所適。物各有宜。案其美在調。調亦當爲和。之治爲韻。和橫施宜爲韻。和施宜古音在歌部。橫在元部。歌元二部。古或相通。說見秦族陰陽化一條下。若作調則失其韻矣。文子上禮篇正作其美在和。其失在橫。泰族又云。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則失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案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是邪欲而澆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和誤爲調。遂致文不成義。且聲爭性爲韻。和何爲韻。若作調則失其韻矣。和調二字。形聲皆不相近。無因致誤。而以上五段和字皆誤作調。殊不可解。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爲方。規不正不可以爲圓。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

用害性。○王念孫云。劉本無下用字。是也。此因上用字而衍。○俞樾云。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己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爲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五事皆見而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渡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又况託於舟航之上乎。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浮華載。於凶者也。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廣成子。黃帝時人也。多知爲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與同。則格。言人力能與己力同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使用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秦王賈父處邪。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攜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四世。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

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厭持也搔勞也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

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

無能必使能者爲己用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船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伎

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歛之持舟楫者謂近岸爲歛遠岸爲張也○文典謹按莊子

歛歛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己以遊於世孰能訾之釋

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囚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

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文典謹按智不足免患與下愚不足以至於失不一愚不足以至於

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

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文典謹按聖人不爲可非之

行不憎人之非己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

之不攘也攘却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矜自伐其功也知禍福

之制不在於己也故閒居而樂無爲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入矣修

其所有則所欲者至○王念孫云求其所無本作求其所未得脩其所有本作脩其所有此皆承上文

引此正作求其所未得脩其所已有文子符言篇同下文亦云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故用兵者先爲不

而求其所未得○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至下有矣字與上句則所有者亡矣一律

故用兵者先爲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為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之岐周，

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有下有乎字。故治未固

於不亂。治未牢固也。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剋也。○俞樾云：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秦

策王固不能行也。何休高誘注：並曰：固必也。治未固於無非，言為治未必不亂，為行未必無非也。下文曰：為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是可知固必同義。高此注以治未牢固說之，其義轉

迂。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為物，不損則益。動有為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正同。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險

危難不可行。○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險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殽。秦穆公勝西戎，殽勝乎言危難，致不可行。○三字說文：險阻難也。說正同。

諸夏而敗乎栢莒。楚昭王服諸夏，而吳敗之栢莒。○莊達吉云：栢莒即栢舉，古字通用也。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王

云：勸下而字，因下句而。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俞樾云：常與尚通。史記衛綰傳：劍尚盛衍。文子符言篇：無而字。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漢書尚作常。漢書賈誼傳：尚憚以危為安。

賈子宗首篇：尚作常。並其證。聖人無思慮，無設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將送也。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

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境域，故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

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王念孫云：善當為好，不為好，不避醜，遵天之道，猶洪範言無耳。好醜道為韻，始已哩為韻，謀時期為韻。得福則為韻，若作善則失其韻矣。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王念孫云：旁字義不

禍奇福是也。俗書奇字作奇，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為善則觀。衆人之為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

旁字作旁，二形相似而誤。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為善則觀，衆人之為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

引之云：貴當為賁，字之誤也。此言為善則觀之者多，觀之者多，則賁之者必備。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

下文曰：賁多功，鮮無以塞之，正謂此也。文子符言篇作賁，賁即勸，勸即生賁。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

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已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勤也使

之者至然後覺其爲也○俞越云使之者至上當有其能也三字上文云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此亦當然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爲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僞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王念孫云受當爲愛字之誤也愛名則不愛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行道行則人無位矣人如人心道心之人上文高注云無位無所立也即上文所謂人愛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也今本爲人能誤作唯能無愛名誤作爲受名道不行又脫不字則上下文皆不可通矣韓詩外傳云唯滅跡於人能與而同隨天地自然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是其證勝理二字說見後勝心一條下

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章明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盛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爲善欲爲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己○王引之云貨當爲背字之誤也背數而任己倍與背同下文又云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欲見譽於爲善而立名於爲質則治不修故而事不須時○王念孫云質當爲賢賢質草書相似用慮而欲見譽於爲善而立名於爲質則治不修故而事不須時故賢誤爲質逸周書官人篇有隱於仁賢者大戴禮賢誤作質爲賢與爲善義正相承文子作見譽而爲善立名而爲賢是其證又下文無須與忘爲質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案此當作無須與忘其爲賢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則形不勝勞故曰必累其形脫去爲字則文義不明賢字又誤爲質此即承上欲立名於爲賢則

治不循故。事不順時。言之。故高注曰。常思為賢。不循自然。則性困也。今本高注。賢字亦誤。為
實。文子作。夫須與無忘其為賢者。必困其性。百步之中。無忘其為容者。必累其形。是其證。治不修故。則
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為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更責事
之敗也。不足以斃身。○王念孫云。不足以斃其身也。文子符言篇。作事敗足以滅身。是其證。故重為善。若
重為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探籌。捉以為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
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俞樾云。全字無義。乃重字之誤。國語魯語追而
證。時則篇曰。固封。重與重封同。五音集韻曰。重俗作金。與全字形相似。故誤為全。其誤正同。以為有欲者
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舉說己之。鑑見其醜。則善鑑。好醜。以為美鏡也。人不能接物。而不
與己焉。則免於累矣。而不與己。若鏡人。公孫龍榮於辭。而實名。公孫龍以白馬非馬。冰不
法。鄧析教人。以訟。蘇秦善說。而入。蘇秦死。國。○王念孫云。公孫龍。涉下文治國而誤。又案高注。本在蘇秦
善說。而公孫龍之下。今本在公孫龍之下。國字之上。則是以下字絕句。而以國字下屬。為句。大謬。此句與上二
句相對。為文。若讀蘇秦善說。而公孫龍為句。則與上二句不對。下文由其道。則善無章。循其理。則巧無名。亦相
對。為文。若讀國由其。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鬬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言智巧之所
善。終於陰。惡也。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揜。邪巧則
正塞之也。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
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俞樾云。寶字無義。疑當作資。荀子性惡篇。雖其資。湯武之王也。遇桀紂

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澹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爲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迹於爲善。而息名於爲仁也。外交而爲援。事大而爲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厭。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反背也。雖割國之錙錘以事人。六兩曰錙。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爲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修其境內之事。○陳觀樓之策。當爲釋外交之策。上外交而爲援。是其證。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數死而民弗離。則爲名者不伐。無罪而爲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民凡行者同道。而法度有所共守也。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爲也。所以無爲也。何謂無爲。智者不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患。可謂無爲矣。○王念孫云。劉本患作惠。案劉本是也。不以位爲惠。謂不假位以行其惠也。爲惠與爲暴相對。主術篇曰。重爲惠。重爲暴。則治道通矣。義與此同。夫無爲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旣數變矣。○俞樾云。上字當作人。汜論篇曰。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文義與此同。又况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

而智淺以淺濬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負而辭助自恃也辭助不

受傍人之助也一人之力以禦強敵○王念孫云國當為國字之誤也國與禦同劉不杖衆多而專用身

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斂實府庫則與民為讐

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

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修明矣○係論讓云脩當為循言道術可循守也聖人勝心心者欲之所生也聖人止欲衆人勝欲欲

之而耐勝止也○王念孫云勝止也言聖人任心衆人任欲也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聖

人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故曰聖人任心也若衆人則縱耳目之欲而不以心制之故曰衆人

任欲也下文曰食之不寧於聽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關交下高注三關謂食視聽今本正文

三關作三官注作三官三關食視聽皆後人以意改之也主術篇曰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

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今據以訂正以義為制者心也又曰耳目鼻口此所謂聖人勝心衆人勝欲也

其所皆其證矣說苑說叢篇曰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即此所謂聖人勝心衆人勝欲也

文勝任也高注聖人勝心曰心者欲之所為勝心猶戴任之為戴勝月令戴勝降于桑呂氏春秋李春

篇作戴任也高注聖人勝心曰心者欲之所為勝心猶戴任之為戴勝月令戴勝降于桑呂氏春秋李春

是心與耳目口鼻無異下文何以言三關交爭以義為制者心乎又解衆人勝欲曰心欲之而能勝止也

心欲之而能勝止也衆人下勝其欲此亦未解勝字之義而以意改之也又下文唯滅迹於無為而隨天地

自然者為能勝理而無愛名此句今本多誤字辯見前受名下勝亦任也言任理而不愛名也隨天地自

然即所謂任理也氏春秋適音篇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矣亦謂任理為勝理也高注曰理君子行正氣

小人行邪氣○文典謹按御覽七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文典

作賢引重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

損欲而從事於性。

○王念孫云此本作故聖人損欲而從性上文曰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故此言損欲而從性也後人改從性爲從事於性則似八股中語矣文子符言篇正作損欲而從性

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此作損欲而存性雖存與從不同而皆無事於二字

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

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

三官三關謂食視聽也

以義爲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

不苦也然而爲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飢而大飧非不澹也然而弗爲者害於性也此四者

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

○俞樾云鼻字衍文也上文云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

不便於性三關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也然則此承上文而言亦當止言耳目口不當兼言鼻今衍鼻字者蓋後人據文子符言篇增入不知彼文上言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故下言耳目鼻口此文上言

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故下言耳目鼻口此文上言目口兩文不同未可據彼以增此也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

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與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

○王念孫云邪氣因而不生本作邪氣自不生言治

身養性皆得其道則邪氣自然不生非常恐其生而豫備之也今本作邪氣因而不生者自誤爲因隸書因或作回與白字相似而誤後人又加而字耳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邪氣自不生

夫函牛之

鼎沸而蠅蚋弗敢入

函牛受一牛之鼎也

昆山之玉瑱

昆中昆命也瑱式也

而塵垢弗能汚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

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

言不求而

處尊位者以有公道

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

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爲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

無形孰能形

形形而言之徒見也

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

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強不取。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王念

○王念

智者當必危。又曰：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不好智，術也。好勇，危也。失道而任，未有使人無智者。言己不能使

也。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不使人之智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言己不能

以智力加於己。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可用。可得。

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若湯武承桀紂而起。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

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王孫念云。滅當爲臧。沒當爲設。皆字之誤也。或字谷。

鼓不藏於聲。鏡不設於形。草書亦作沒。則義不可通矣。本文選演連珠。後有聲鏡本無形。物來而有形。故

上德篇作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王念孫云。劉本依文子。改弗

以改非也。白虎通茂曰：「聲者，鳴也。」言管籥有音，弗吹弗鳴也。兵略篇曰：「彈琴瑟，聲鍾竽亦謂鳴鍾竽也。」劉誤。

聲亦鳴也。與聲音之聲異義。若
 云弗吹無聲。則與上文不類矣。
 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
 言先。文子卜德篇正作不爲物倡。
 言倡不必事來而

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於性。常思爲質不參

自然則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鵠鷹一舉千里則形枝葉美者害根莖不能

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孫詒讓云莖文子符言篇作莖與骸之協韻是也。莖形近而誤。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

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邱山。巍然不動。行者以爲期也。

直己而足物。足已山也。言山特自生萬物。以不爲人賴。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

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

理。理。事理情欲也。勝理去之。而爲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王念孫云。

符言篇改怨爲怒。劉改是也。舉與毀對。善與惡對。道藏本作怨。涉上文兩怨字而誤。利則爲害始。福則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

爲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爲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

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焉可以託天下也。言不貪天下之利。故可以天下託也。○

天下則可寄。天下道無篇引作焉。可以託天下。是其證。荀子禮論篇三。偏人焉無安人。史記禮書作則無安人。是焉與則同義。見老子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下道藏本劉本朱本並作焉。茅一桂不解焉字之

義而改焉作爲。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

於謀。智遠於事。○俞樾云。遠讀爲劇。說文力部。勞劇也。然則劇亦勞也。劇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己之

所生。乃反愁人。七百三十九引作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怨人。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持

所監。所監者非玄德。故爲狂生。○王念孫云。李善注文選。作助哭。范僕射詩曰。淮南子曰。臺無所監。謂之

狂生。高誘曰。臺。持也。所監者非元德。故爲狂生。臺。古提字也。如李注所引。則今本正文及高注。皆經後人

刪改。明矣。又案臺與提不同字。臺當爲臺。字之誤也。說文臺。古文提。故高注云。臺。持也。又云。臺。古提字也。

後人不知。臺爲臺之誤。而改臺爲提。又改高注臺。持也。爲持無所監。並刪去臺。古提字也。五字。以滅其跡。

妄矣。其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

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

四十三

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二十一引注云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雖有智慧鑽之彌牢無術賈多端非一本作達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術達為韻道守為韻改達為通則失其韻矣據高注云無術不能達則正文作達甚明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文典謹按荀子勸學篇引此詩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七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尸鳩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為古琴五絃至周有七律增風周公殺膳不收於前前足臚骨徐廣曰臚臂說文解字云臚臂羊矢也吳人沈彤云解字誤豕為矢令人難解蓋謂羊豕之臂耳○王引之云大雅既醉箋穀性體也或作體多矣不應獨言臚臚當為臚奴低反凡隸書從臚從需之字多相亂故臚誤為臚說文臚有骨體也或作體是也穀俎實也臚豆實也穀俎猶官醢人朝事之豆其實有臚鹿臚麋臚鍾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晦一守夫百晦之田一夫一婦守也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遑暇啓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為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彘弗為也弗能無虧尸不能治狗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害也○王念孫云弗能無害謂雖弗能亦無害於事也故下文云弗能不能祝者不可以為祝無害於為尸以無害者不可為祝無害於為尸莊本害上脫無字蓋為劉本所誤不能祝者不可以為祝無害於為尸以無害者不可為祝無害於為尸不能御者不可以為僕無害於為佐高注曰佐君位也○俞樾云正文及注佐字均當作左禮記曲禮篇正義曰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是左為君位也今加人旁作佐則失其旨矣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無為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為制有為術也執後之制先數

也。放於術則強。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卞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爭也。○莊子云。吳處士江聲云。之下文當是。攷明中立四子本。本作非以智也。以不爭也。知傳刻原有異同。但藏本如是。故不遵改。○文必從而決之。非以智也。以不爭也。兩人相鬪。一羸在側。人也。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鬪者雖強。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鬪也。由此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則以爲候。闢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詘。有福則贏。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文典謹按。此謂狂人。本作此之謂狂。與上文此之謂狂。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執燕樂。取其跪乳。羣而不黨。○洪頤煊云。行成獸。言有迹可法。○俞樾云。成獸之文。殊不成義。高注曲爲之說。非也。獸疑獸字之誤。錄書獸或作獸。見桐柏廟碑。形與獸似。故獸或誤爲獸。周官庖人。職賓客之禽。獸注曰。獻古文爲獸。杜子春云。當爲獸。是其例也。論語八佾篇。文獻不足故也。文獻對文。自有止成文。儀文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蓼菜小。皆行行列也。瓶甌有堤。堤。瓶甌下安也。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饋。進食也。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胎帝也。心有憂者。筐牀衽席。弗能安也。衽。柔也。孤飯。犢牛。弗能甘也。胡也。琴瑟鳴竽。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

下。貴為天子而不免為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憫憂有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度而無概於志。度隱也。概灌也。已自隱。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嗾。大勇不矜。五者無乘。而幾鄉方矣。向于道也。庶幾。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王念孫云。剛大字。一本字。皆義不可通。此文當作故始於鄙者。常卒於鄙。始於樂者。常卒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必調。莊子人閒世篇。且以巧闕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即淮南所本也。上文曰。故以巧闕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亦本莊子。今本上兩卒字作大。下一卒字作本者。隸書卒或作卒。本或作陰。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亦本莊子。今本上兩卒字作大。下一卒字作本者。隸書卒於心。卒發於睡。此今本卒字。竝誤作本。上兩本字。又脫其下牛。而為大耳。○俞樾云。王說是矣。惟調之言和也。合也。與簡字之義。殊不相應。調當作綱。玉篇多部。綱丁亥切。多也。大也。其作始簡者。其終卒必綱。言始於少而終於多也。莊子人間世篇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巨者。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大也。大與多義相近。故玉篇綱訓多亦謂大。且其字亦或從大作喬也。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鬪。鬪所以飲爭鬪不滿之間。○王念孫云。文選鮑照結客少年場行注。引此以相鬪。鬪上之有賓字。反生鬪。反上有乃字。句法較為完。鬪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詩者。衰世之風也。故邪而以樂之失刺。鄉飲酒名者。立一名。謂仁義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

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言陽氣自大寒日月長溫也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席之先所生也樽之上玄酒樽酒器所尊者水水之先生魚祭祖上肴豆之先泰木豆謂之豆所盛黍稷不調五味也○王念孫云此本作席之上字連讀先讀單三字連讀下三句並同後人不曉文義而以意刪之或刪上字或刪先字斯為謬矣藝文類聚服飾部上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並引此席之上先玄酒樽上先玄酒初學記器物部引此豆之上先太羹是其證○文典謹按初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貴之所祭宗廟也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為凝其者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言人質不可變于火○王引之云火弗為凝其暑暑當可言暑且熱與烈為韻若作暑則失其韻矣下文寒暑二字正承大暑書之各云大寒大暑則又與下文不合矣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熱暑二字互誤已與今本同文選演連珠注引此正作火弗為凝其之御覽引此已誤○文典謹按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注引其暑作義其勢暴也因誤而為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失其時以與人非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拔也故不曰我無以爲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不以名移志也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芒身以上從己生以前至于荒芒荒芒上古時也故遠矣自死而

天下無窮爾滔矣。

從己身死之後至天地無窮滔曼長也。○王念孫云：兩爾字義不可通。劉以數難之壽

難也。從子至亥爲一。○莊遠吉云：太平御覽引：與亦相似。亦誤爲尔。後人因改爲爾矣。

卒。卒盡也。言垂盡之年不足以憂天下之亂。猶泣不能使水多也。與此本既不同。注義又異。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九十七引：作龜三千歲。而泣以益之也。龜三千歲吐

故納新故。浮游不過三日。生三日死也。以浮游而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

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爲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爲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

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中。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

德。○王引之云：累積其德。當依文子符言篇：作不累其德。累讀如負。累之累。言中心恬漠。外物不能累其

德也。下二句云：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自信其情。與不累其德。文正相對。呂氏春秋有度篇曰：惡欲喜

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寫者脫去不字。校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

卒。葬其骸於廣野之中。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廟之中謂神貴於形也。而形骸在野。故神制則形從。神制

也。情欲使不作也。形勝則神窮。形勝謂人體躁動。勝其精神。神窮而去也。○俞樾云：文子符言篇：作神制

而形體從心以合。形勝則神窮。形勝謂人體躁動。勝其精神。神窮而去也。○俞樾云：文子符言篇：作神制

形不可使形勝神也。觀聰明雖用。必反諸神。守明神安而身全。謂之太沖。○神貴於形之義。言可使神制

高注：則其所據本已誤。聰明雖用。必反諸神。守明神安而身全。謂之太沖。○神貴於形之義。言可使神制

卷十五

兵略訓

兵防也。防亂之萌。皆在略謀。解論至論。用師之意也。故曰：兵略訓。○文典謹按：此篇敘目。無因以題篇字。乃許慎注本。

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

百四十四引文典謹按御覽九有螽作蠹

蹶者跌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澹。則爭。

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爲甲○文典謹按北堂書鈔鏹鐵而爲刃貪

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搔動○文典謹引按御覽二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

險除穢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文典謹按御覽引寧下有也字故不得不中絕中絕謂殷王中相絕滅○俞樾云此當作友人功然而起夷貪

絕於義通人類不至於中絕也。今作不得久矣。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炎帝神農之末反也。與黃帝戡於阪泉。故人類不至於中絕也。今作不得久矣。

泉黃帝
 滅之
 顓頊嘗與共工爭矣。
 共工與顓頊爭爲帝。觸不周山。○莊達
 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
 黃帝與蚩尤

鹿在堯戰於丹水之浦。○堯以楚伯受命，滅不義于丹水。丹水在南陽。舜伐有苗，有苗三啓，攻有扈。禹之子

于引甘注甘在右扶風郡○文典謹按御覽二百七
 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

亂也。炎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

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

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澹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般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

爲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爲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討也。故至於讓

天下或爲倫釋文論音倫也倫論古多通用莊本改論爲倫未達假借之義倫道也見小雅正月篇毛氏論語微子篇包咸注言爲天道之所不取也文子上義篇正作天倫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倫之所不取也○王念孫云大當爲天字之誤也論與

累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爲殘賊是爲虎傅翼易爲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獮獵獮獵之類食魚者也養禽獸

者必去豺狼○俞樾云主術篇夫華驕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太平御覽獸部引

以彼例此豺狼非人所養○莊遠吉云御覽此下有注云無聚所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王念孫云其

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

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挾墳墓毋蕪五穀○文典謹

毋捕民○莊遠吉云御覽此下有注云無聚所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王念孫云其

毋收六畜○莊遠吉云御覽此下有注云無聚所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王念孫云其

也○俞樾云兩以字皆衍文呂氏春秋懷寵說作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

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俞樾云帥字義不可通呂氏春秋作衛是也當由衛誤作

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文典謹按御覽引帥民之賊作率民爲賊身死族滅

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漸米而儲之○漸

漸

漸

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為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莊達吉云。御覽作。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壑。傳堞而守。城上女牆。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
○俞樾云。相支以日。蓋為無義。又子上義篇。作相交於前。當從之。交與支形似。而誤交誤為支。因改於前。為以日。使成文義耳。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為之故也。夫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眾助之。舉事以自為者。眾去之。眾之所助。雖弱必強。眾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莊達吉云。御覽。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莊達吉云。御覽。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王念孫云。不可得而觀。本作不得觀。其形。後人以形與端。頗不相協。故改為不可得而觀也。不知其門。元耕二部。古或相通。說文。雲從袁聲。而唐風。秋杜篇。獨行雲。雲與善。姓為韻。齊風。還篇。子之還兮。與開肩。俱為韻。而漢書。地理上。引作子之營兮。准。精神篇。曰。以道為綱。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齊俗篇。曰。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道應篇。曰。為三年之喪。令類不善。高辭卑讓。使民不爭。又莊子。大宗師篇。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逸周書。時訓篇。曰。螻蟻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壁壝后命。王瓜不生。因於百姓。漢書。賈禹傳。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外戚傳。悼李夫人賦。曰。超兮西征。層兮不見。太玄。進次二。曰。進以中刑。大人獨見。聚測。曰。鬼神無形。不見也。燕聚。嗜嗜。樂淫衍也。宗其高年。鬼待敬也。易。林。姤之臨。曰。禹召諸侯。會稽南山。執玉萬國。天下奉寧。升之震。曰。當變立。猶解患難。渙然冰釋。大國以寧。皆以元耕二部通用。形字正與端為韻也。人能觀天。而不能知其形。故曰。不得觀其形。非謂不可得而觀也。文子。自然篇。正。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無朕。言萬物故不得觀其形。

記吳王濞傳同惡相助同好相聞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是其證文順道而動天下爲嚮因民而
子自然情作同行者相助此以意改耳呂氏春秋察微篇亦云同惡固相助也順道而動天下爲嚮因民而
慮天下爲鬪獵者逐禽車馳人趁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爲斥闔要遮者聞塞也同所利也同舟而
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梓招杼船捷疾也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愛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爲天下
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爲用猶子之爲父弟之爲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
者用其自爲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己用也用其自爲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爲己用所得者鮮
矣兵有三詆詆要事也○文典謹按書鈔百十三引詆作體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文典謹按書鈔引正作政塞邪隧○文典謹按書鈔引正作政
按書鈔引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脩政廟堂之上而折衝
隨作墜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
當鼓鐃相望鐃鐃于大鐘也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王念孫云兵交當爲交兵文子上義篇此用兵之次
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俞樾云解贖當爲解續言分合下文曰出入解
續是維抱縮而鼓之引此作縮抱而鼓之無維字是也抱字本在縮字下故高注先釋縮後釋抱因抱字
其證在縮字上後人又以高注言抱係於臂因加維字耳不知縮字已兼維係之義無庸更言維也○陶方
琦云一切經音義十八引許注縮貫也按說文縮惡也桂氏說文義證云惡卽貫之譌文玉篇亦云縮貫
也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與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塲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
治其末而莫知務脩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

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二世秦始皇少子胡亥也勢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為郡縣然縱

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飢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阿房地名秦所築也發閭左之戍秦皆

發閭左民未及收太半之賦賞民之三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隨逮應召也肆刑極刑輅輓輦橫木也一旦不知

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懌懌賴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陳勝

字涉汝陰人也大澤沛縣稱為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為棘棗

酸棗也矜矛柄○王念孫云棘棗本作酸棗注同此亦後人妄改之也魏風園有桃傳云棘棗也說文棘

小棗叢生者皆不訓為酸棗改酸棗為棘則與高注不合矣史記司馬相如傳枇杷棘棗徐廣曰棘棗

也而善反說文曰酸棗也准南子云伐棘棗以為矜索隱引作酸棗而酸小棗之周錐鑿而為刃周

訓又與高注合則正文注文皆作酸棗明矣下句注云然矜以內鑽鑿然即酸字之誤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太

寅在至汜而水汜地名水有大雨水也至其頭而墜共頭山名在河曲共山墜隕也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時有彗星柄在東方可以掃西人也當戰之

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是故善守

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鬪明於禁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四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

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而威

之所制者廣○王念孫云上二句當作故文之所加者淺則勢之所服者小今本加上衍以字照字又誤作勝照勝左畔相似又因上下文多勝字而誤下言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猶言勢之所

服耳。服與制義相近。若作勝則非其指矣。漢書刑法志作文之所加者深則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武之所服者大。文子下德篇作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皆其證。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信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囚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德先勝乃戰也。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勢侔則有數者禽。無數孫云劉本改者武是也。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勢侔則有數者禽。無數孫云劉本改者爲勢侔則義與上句不相承。且與力敵相復矣。數謂兵法也。詮言篇曰。慮不勝數。事不勝道。故曰智侔則有數者禽。無數也。文子上禮篇正作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執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乎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訟也。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爲之謀。形見者人爲之功。衆見者人爲之伏。器見者人爲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玄逐。進退詘伸不見朕壑。○王念孫云逐當爲運玄運天運也。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桓譚新論曰玄者天也。釋名曰天謂之玄言如星之耀如天之運也。說文篇曰日行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是其明證也。運字古讀若云呂氏春秋諡大篇引夏書天子之德廣運與文爲韻管子形勢篇受辭者名之運也與尊爲韻越語廣運百里章注曰東西爲廣南北爲運西山經廣員百里廣員卽廣運墨子非命上篇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中篇運作員莊子天運篇釋文曰天運司馬作天員管子戒篇四時云下而萬物化云卽運字說文煇一名運日劉達吳都賦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也。○文典謹按海注作雲日與壑爲韻若作逐則失其韻矣。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也。○文典謹按海

外西經。龍魚狀如狸。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王念孫云。此本作發。如疾風。疾如駭。一曰駭。一曰龍魚。

制飢。今本森風作秋風。字之誤也。俗書森字作𣎵。形與秋相近。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引此作炎風。炎亦森之誤。陳禹謨依俗本改為秋風。發如森風。言其疾也。漢書韓長孺傳。匈奴輕疾悍阪之兵也。至如森風。去如收電。顏師古曰。森風也。收月令。森風暴雨。總至。呂氏春秋。孟春篇。作疾風。若作秋風。則非其指矣。疾如駭電。今本作駭龍。龍字涉上文龍騰而衍。龍下當字。即電字之誤。後人誤以當字下屬為句。以生擊死。四句之上。加一當字。則義不可通。又於駭龍之下。妄加注釋耳。今本注云。龍魚也。飛之疾者也。高氏外西經之龍魚。不得謂之駭龍。且與上句森風不類。明是後人妄加此注。以附會駭龍二字之義。非高氏原文也。遂辭九歌。凌驚。以秩駭電。今駭電與森風事正相類。故以比用兵之神速。管子兵法篇云。追亡逐遁。若飄風。飄與森同。月令。森風。淮南時則篇。作飄風。爾雅。迴風為飄。月令注。作回風。為森。漢書。劉通傳。飄至風起。顏注。飄讀曰森。擊刺若雷電。呂氏春秋。決勝篇云。若雷電。飄風暴雨。漢書云。至如森風。去如收電。義並與此同。舊本北堂書鈔。引此正作疾如駭電。無龍當二字。陳禹謨依俗本改為駭龍。又加當字。

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劉績云。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條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困。疾如鐵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用疾雷之聲。不暇復塞耳也。疾霆不暇掩目。善用兵。若聲之與響。若鏡之與輪。輪。鼓聲。昧不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麾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凌之若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為。故鼓鳴旗麾。當者莫不廢滯崩墮。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凌人者勝。待人者敗。為人杓者死。杓。所擊也。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鎡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

也。《韓書》待持二字相似。《公食大夫禮》左人待載。古文待爲持。大戴禮禮三本篇待年而食。荀子禮論篇作持手而食。待猶禦也。言以治禦亂也。待與禦同義。說見經義述聞左傳待諸乎下。作持則非其指矣。孫子軍爭篇以治待亂。以靜待譁。即淮南所本文。文選五等論以治待亂。李善注引此文云。靜以合躁。治以待亂。尤其明證矣。無形而制有形。無爲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爲。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間。急填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仆之。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言我之盡調以待敵也。若動而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彼謂敵持後節。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右陂。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節。敵在後。使先已。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西也。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邀人。不及步。鎗車不及轉。轂。○王引之不可通。鎗當作趨。轂當作趨。轂。見漢武都太守李翕四狹頌。與鎗相似。而誤。淮南書中。趨字多有作趨者。諸本多改作趨。唯轂本未改。故知鎗爲轂之誤。人不及步。趨者。用兵神速。敵人不及走避也。趨字入聲。則音促。正與上下文之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木。趨轂。木角格爲韻。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王念孫云。開當爲關。寒暑無不可通矣。俗書關字作開。開字作關。二形。以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相似而誤。詳見道應篇東開鴻濛之光下。蟠乎黃盧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者。常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填填。旗放。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爲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罝罟。飛鳥不動。不結網羅。魚鼈不動。不擾蜃蜃。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

靜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俞越云。博與缺義不相應。與上文靜則能應躁。之誤也。說文手部。搏。團也。故與缺相對爲文。太玄中次。六曰。月。闕其搏。月之有闕。有搏。卽此文搏缺對文之證。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山。發如風雨。所凌必破。墜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應罔。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撻。也。撻。撻也。萬人之更進。也。更。代也。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方。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章華。楚之高臺。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舉楹益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勢。不齊也。士不同力也。將寡而用衆者。用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文典謹按。御覽二百七十一。引人下有和字。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爲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爲麋鹿者。則可以罝罟設也。麋鹿有兵而不能。以罝罟無術之軍也。爲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魚鼈之兵。散而不集。爲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鴻鵠之兵。高而無被。唯無形者。無可奈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

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爲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爲之象。深哉。淵淵。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九旋。九回之淵。至深者也。○陶方琦云。文選江

賦注。莊子釋文。引許注。九旋之淵。按文選注。引有攷文。莊子釋文。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之所隱。引淮南許注。作至深也。攷文又甚。說文淵。回水也。又旋下云。回泉也。

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

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

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爲

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

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挾刑德。招搖。斗杓也。刑。十也。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

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枯淇衛爾。枯。箭也。淇。箭也。爾。所出也。○莊子云。御覽引。箭也。出

于淇地。衛。箭也。程文舉云。釋名。箭。羽。齊人曰。箭。所以導衛矢也。疑是許慎注。○文選。謹載以銀錫。載。飾

按。藝文類聚。六十引注。與莊氏所舉。又一處。引注。正同。今注。內。箭。二字。疑涉。正文。而衍。載。以銀錫。也。飾

箭。以銀錫。○文選。謹按。北堂書鈔。百二十五。藝文。雖有薄縞之幘。縞。細也。腐荷之幘。洪頤煊云。詩。澤陂有蒲

與荷。鄭箋。芙蓉之莖。曰荷。證類本草。引陸璣。然猶不能獨射也。○王念孫云。腐荷之幘。腐。本作。腐。大。橋。也。說文及

疏。亦作。其莖。曰荷。蓮華。不可以爲矢。高注。非。然猶不能獨射也。射。射。本作。射。高注。本作。橋。大。橋。也。說文及

儒。行。注。藝。文。曰。若。假。之。筋。角。之。力。各。本。脫。若。字。今。據。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補。弓。弩。之。勢。不

能。穿。下。文。曰。若。假。之。筋。角。之。力。各。本。脫。若。字。今。據。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補。弓。弩。之。勢。不

策云攻城之費百姓理殫蔽舉衡櫓櫓與櫓同若櫓則非其類矣且腐荷之櫓不能穿謂矢不能穿櫓也今本作腐荷之櫓即理殫蔽舉衡櫓櫓與櫓同若櫓則非其類矣且腐荷之櫓不能穿謂矢不能穿櫓也合燭字又改高注之櫓大櫓也為燭猶矢也以牽合正文其義後人不知燭為櫓之誤乃改不能獨穿為不能獨射以牽正作腐荷之櫓陳禹謨依俗本改櫓為燭下不能獨穿同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八櫓下引此同又引高注云櫓大櫓也又今本不能獨射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軍器部太平御覽兵部七十八八十八珍寶部十一並引作不能獨穿今據以訂正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二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自上高丘舉不駕也風疾飛之下大遲復上高丘也○孫詒讓云注以不駕釋虛舉則舉疑當作舉即與之俗大遲宋本作大遲疑當作大遲注同此似言疾風能飛屋折木而虛舉不能自下大遲而上高丘必藉人力推之以喻兵勢之得失注釋虛舉亦云風疾飛人之有所推也人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况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詭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其上也○洪頤煊云說文詭呼誘也從言兆聲廣雅釋詁詭誘也所謂大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為玄武用兵軍者右參井左角亢背斗牛向星張此順北所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高者為生下者為死所謂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為儀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陰也兵略篇曰相地形處次舍是處與相同義主衛篇曰援白黑而示之則不慮焉不慮猶不察也蓋物居其所謂之處使物各得其所亦謂之處國語魯語曰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是也故處即有辨別之義後人不達而妄加於字處於堂上之陰於義殊不相通且處堂上之陰本與見瓶中之冰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於五音而為五相對今增於字則句法亦參差不齊矣

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為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為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
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廣廣如夏湫湫如
秋典凝如冬典常凝正也常正於冬也○俞樾云高注曰典常凝正也此未得典字之義典讀為頤典之
一律若訓典為常則失其義矣○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十五引麗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
震作闊闊湫作淋典凝作慘惻又有注云滔滔寬伏如春日之倡也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掩覆
其節制斷割也○文典謹按御覽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
二百七十三引注割下有之字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擊也俛其首○文典謹按書鈔百十六御猛獸之攫
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王念孫云虎豹不外其爪與上句匿其爪相復爪當作牙此即
相復當作噬犬不見其齒與上句相對為文今本脫去大字其字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四引此正作虎豹不外其牙噬犬不見其齒陳禹謨依俗本改為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太平御覽兵部二同故
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莊遠吉云御覽此下有注云迎逆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歛
而應之以張○莊遠吉云御覽此下有注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文典謹按北
引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為
作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為
備○文典謹按意林引作若欲西者示之以東使知吾所出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
而不知吾所入若鬼無跡若水無創若雷之激不可備也是謂至神兵之所以強者民也○王念孫云文子上義篇作兵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於義為長下句民之
所以必死者義也即承此句言之上文曰百人之必死賢於萬人之必北

是民之所以強者必死也。今本作民之所以強者民也。民字疑涉下句而誤。○文典謹按王說非也。民之所以強者民也。即上文因民之欲乘民之力。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之義此文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三句相連接。而以兩民字兩義字為之樞紐。若改民字為必死。則句法既參差不齊。文義亦不相連貫矣。文子下義篇國之所以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死者必義也。文義本不可通。王氏顧欲據以改不誤之淮南書。其失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泥矣。兵之所以強者民也。兵家之精義。王氏未及知之耳。○文典謹按儀文子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竝行。是謂至強。○義篇作義當從之。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為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莊逸吉云。御覽此視作事。下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王念孫云。上親下如弟。親亦當為視。○文典謹按王說是也。御覽二百八十則不難為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鬪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孫子名武。吳王是故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寒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飢。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飢寒也。○俞樾云。俟字義不可通。乃併字之誤。併與井通。廣雅釋詁。井同。與卒同甘苦。勞佚飢寒。乃承上文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飢。而言御覽二百八十一引作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佚飢寒。致一勞字。此文佚更譌為俟。而義遂不可通矣。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孰。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文典謹按意林引以共安危。

也。○王念孫云：矢射當爲矢石，聲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十三引此已誤。意林引此正作矢石。劉晝新論兵術篇同。上文云：所以程寒暑，所以齊勞佚，所以同飢渴，則此以共安危上亦當有所字。○文典謹按：王說是也。意林引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有所字是其證。求民爲之勞也，欲民爲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王念孫云：二積當爲二責，此因上文諸責字而誤。二責謂爲主勞，爲主死，故曰主百八十一引以作國雖大人雖衆，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王念孫云：古無訓敦爲致者，六博言致亦於義無取。今案敦六博投高壺，敦亦投也。敦音都，回反。即風北門篇王車敦我，訓箋曰：敦猶投擲也。是敦與投同義。投謂投箸也。楚辭招魂注曰：投六箸，行六棋，故爲六博也。是投高壺，○文典謹按：御覽引壺作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凡此三事者，所謂四義者，使國不負兵。○程也。○王念孫云：負與程義不相近，負當爲員。草書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四引此已誤。說山篇云：春至旦不中員程。漢書尹翁歸傳云：責以員程。是員與程同義。員爲程式之程，又爲程量之程。儒行曰：蠶蠶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鄭注曰：程猶量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爲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堪之與否也。此言便國不員兵，亦謂不程量其兵之衆寡，故高注曰：員爲程也。爲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文典謹按：御覽二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噬於辯。○莊遠吉云：御覽引噬作濫。不推於方。○文典謹按：御覽引方作名。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

於竊窈冥冥孰知其情。

○王念孫云：於當爲旂。古書旂字或作旂。形與於相近。因誤爲旂。續漢書天文志：會稽海賊曾旂等千餘人。今本旂誤作於。旂冥情三字爲韻。旂與精同。主術篇曰：

故至精之像。竊窈冥冥。不知爲之者誰。而功自成。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莊子在宥篇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皆其證也。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旂。目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爰精。目漢濟陰太守孟

郁脩堯廟碑：師工旂密。即精密。是精與旂古字通。○發必中銓。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揆。揆。理通動。文典謹按：是謂至於御覽。引作是謂至矣。於義爲長。發必中銓。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揆。揆。理通動。

靜之機。明開塞之節。

○文典謹按：文選永明九年策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彊弩。勢如發矢。一才文注引通字明字下。並有乎字。

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脩諸己。而後

求諸人。先爲不可勝。而後求勝。脩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

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爲埴。則不能成盆盎。陶人化爲埴。陶人復變爲埴。土不能化埴土也。工女化而爲絲。則不能織文錦。

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爲奇。兩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鵠鷹至。則爲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爲躁奇。有出

於治爲亂奇。飽爲飢奇。佚爲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爲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五行殺

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爲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

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

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爲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

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擗巨旗。擗。卷也。止鳴鼓。而出入無形。

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續。不相越凌。○孫詒讓云：續。宋本作續。上文亦云：察行陳解續之數。然不知解續何義。注亦並無

說放釋名釋衣服云齊人謂如衫而小袖曰侯頭侯頭猶解漬臂直通之言翼輕邊利之邊利翼軍或前或也疑解續贖解漬義同解贖亦往來通達之語猶解漬為直通之言也
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脩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資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機祥○陳觀樓云加奇資以下皆二字連讀上文云明於刑德奇資之數高注奇資陰陽奇秘之要此善為大道者也設規是其證說文作奇史記倉公傳作奇咳漢書藝文志作奇肱並字異而義同
慮施蔚伏見用水火出珍恠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揚塵起場梢小柴也場埃○陶方琦云文選班固西都賦注引許注場埃也按今注敦也字依宋本補說文場壁開隙埃塵也西都賦軼場埃之混濁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為詐佯者也鐔鉞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誘死囚不能動此善為立幹者也充盈幹強也○陶方琦云文選陸機辨亡論注引許注幹強也按劉說文強弓有力也釋名釋兵矢其體曰幹言挺幹也義正相近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八舍治壁壘審煙斥○孫貽讓云煙闔同聲段借字上文云無刑罰之威而相為斥闔要遮者同所利也是其證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為地形者也因其飢渴凍渴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地也險則用騎涉水多弓水中不可引隘則用弩隘可以手弩為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為設施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獨知○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百十五引作獨知獨見知人所不知謂之神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言積怨不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

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鬪，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晉公謂平侯也。擒之，服晉也。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憊悍遂過。憊，勇也。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于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王念孫云：即當為身。在將軍身為句。今國有難為句。隸書身字或作身，與即字左御覽兵部五十七引儀禮部一引此並作社稷之命在將軍身。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是請字涉下文還請而衍。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命在將軍身。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是其證。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王念孫云：亦以垂一言之命，以當為無。今作以者，涉上文既以而相因為義。今本下無字，作以，則義不誤。軍不可從中御，故曰臣無還請。君亦無垂一言之命於臣，兩無字可通。太平御覽兵部五引此正作無。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鬚。鬚，爪也。送終之設，明衣也。明衣，喪衣也。在鬚，凶門而出。三百三十五引許注：明衣，送終衣也。則手足指爪者，示必死也。按此御覽所引，乃敘文。明衣，下敘去十字，送終衣，即今注送終禮。禮與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衣字相似。今注以其必死也。其字乃示字，其古作示，與示相似。

決戰不顧必死。○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十五卷文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
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十五卷文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
之誤也孫子地形篇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王念孫云
所本今作國之實則義不可通矣日寶與保道為韻若作實則失其韻矣上下文皆用韻如此則智者為
之慮勇者為之闔氣厲青雲疾如馳騖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
祿割地而為調決於封外卒論斷千軍。○言有罪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
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齋服大勝三年反舍。○大勝敵者還三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
無道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天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
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卷十六

說山訓山為道本仁者所處說道之旨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魄人陰神也魂人陽神也陰道祖于陽故魄問魂道以何等曰以無有為體。道
形以無有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言無有形狀何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言遇遭遇知
為體也。孫云何得而聞也上本有魄曰無有四字魄問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故魂答曰吾直有所遇之耳今本
脫此四字則義不可通此因兩魄曰無有相亂而脫其一藝文類聚靈異部下太平御覽妖異部一所引

四字有此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王念孫云：聞字涉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揚猶稱也。
 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為者？魄詰魂曰：子尚將反吾宗矣。宗本也。魂將反于無形。○俞樾云：吾
 魂之言也。吾將反吾宗者，魂欲反其宗也。故下文曰：魄反顧魂忽然不見，惟反其宗所以不見。
 也高解反吾宗曰：魂將反于無形則其所據本正有魂曰二字，不然何知其是魂而非魄乎？魄反顧魂
 忽然不見，魂也。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魄返而自存亦以入於人不小學不大迷。小學不大迷，不能不
 小慧不大愚。相對今作小學則非其指矣。○王念孫云：學當爲覺字之誤也。小覺與大迷相對。小慧與大愚
 道故大迷也。今本作小學不博不能通物，故大愚也。與此相對爲文，則此注原無不博二字明矣。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
 下注云：小慧不能通物，故大愚也。與此相對爲文，則此注原無不博二字明矣。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
 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沫雨雨潦上覆盆也。澄吐水。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詹公詹何也。古得道善
 歲之鯉也。○王念孫云：千歲之鯉不能避，本作得千歲之鯉。高注故得千歲之鯉也是其證。今本作千歲
 之鯉不能避者，句首脫去得字，則文不成義。後人不解其故，遂於句末加不能避三字耳。初學記鱗介部
 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鱗介部八引此並作詹公之釣千歲之鯉，則所見本已有此三字矣。下文引輶者爲之止也。曾子至孝送親喪悲哀攀援柩車而挽
 字埤雅云：詹何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則所見本已有此三字矣。下文引輶者爲之止也。曾子至孝送親喪悲哀攀援柩車而挽
 文精之至也。而今本則失其韻矣。賀子攀柩車引輶者爲之止也。曾子至孝送親喪悲哀攀援柩車而挽
 三字爲韻如今本則失其韻矣。賀子攀柩車引輶者爲之止也。曾子至孝送親喪悲哀攀援柩車而挽
 行輶輶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申喜楚人也。少亡其母，聞乞人行歌聲。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瓠
 楚人也。善鼓瑟。淫魚喜音出頭於水而聽之。淫魚長頸身相半，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頷下，似兩獄
 魚而身無鱗。出江中。○陶方琦云：說文魚部鰭字下引傳曰：伯牙鼓琴，鯢魚出聽。定是淮南攷蜀志郤正
 傳注及文選魏都賦注並引淮南作鰭魚即許本也。論衡亦作鰭魚左思魏都賦亦作感鰭魚皆用淮南
 許本高本作淫魚與韓詩外傳同。文選洞簫賦注引淮南作淫魚高本也。其外荀子作流魚大戴禮作沈

七十三

云云。本在有言則傷其神之下。後人誤以則傷其神之神者。今本有字。誤在傷字下。又脫其字。已誤讀淮南之文。皆不可讀矣。念孫案。文子作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今本有字。誤在傷字下。又脫其字。已誤讀淮南之文。後人移高注於之神者。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用其所無。以爲不信。視籟與竿。籟。孔空處也。以下。即爲文子所惑也。成音也。故曰。念慮者不得臥。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憂憂。止念慮。則有爲其所止矣。止。猶去也。強自抑去。念視籟與竿也。又曰。展轉伏枕。寤寐永嘆。止念慮。則有爲其所止矣。慮。非近無念慮。則與物所止。兩者俱忘。則至德純矣。兩者。念慮與不念慮也。忘二。聖人終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非其言。非其所常言也。用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善之者。善其音之清和也。鸚鵡能言。而不所以言者。非其所常言也。用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善之者。善其音之清和也。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鸚鵡。鳥名。出於蜀郡。赤喙者是。其色縹綠。能效人言。長。主也。○王念孫云。不可使長。長。下當有言。藝文類聚。鳥部中。太平御覽。羽族部十一。引此。皆有言字。○俞樾云。藝文類聚。鳥部。太平御覽。羽族部。引此。並作不可使長言。當從之。高注曰。長。主也。又曰。不知所以長言。下注又曰。不能自爲長主之言。則未得長字之義。長。主也。則長猶與也。不可使長言。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不知其言者。知效人言也。猶曰。不可使典言。謂不可使典主。教令也。是言。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不知其言者。知效人言也。言也。故曰。不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循。隨也。隨人故迹。不能創其造制。自爲新迹。神蛇非斷而復續。而得其所以言。不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如鸚鵡知效人言。不能自爲長主之言也。神蛇非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宋元王夜夢。見得神龜。魚得龜。以獻元王。元王剝以下。故曰。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也。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閱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順此四術者。皆謹敬加。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越人習水便舟。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儀。射法。言不曉射。故不知易去。參天之射。世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七十四。引。適作鑄。御覽。七十四。引。注。言不曉射。作言不曉。參天之射。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四引。作今學者欲學古而不知變。是越人射也。月望。日奪其光。陰

不可以乘陽也。光也。月十五日與日相望。東西中繩。則月食。故每月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星陰也。不
也。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蛟。魚之長。其皮有珠。今世以
千斤爲蛟。○王念孫云。一淵不兩蛟。即承上文言之。以明物不兩大之意。而勢未了。其下必有脫文。太
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一淵不兩蛟。下有一棲不兩雄。韓子揚雄篇曰。毋弛而弓。一棲兩雄。一則定。兩則
爭。凡十一字。又引高注云。以日月不得並。則一則不可兩君也。上文一淵不兩蛟。下引蛟。魚之長。其皮有
珠。云云。與今本高注同。則此所引亦是高注。今本皆脫。當據補。文子上德篇亦云。一淵不兩蛟。一雌不
雄。一即定。水定可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
下之。是以能上之也。上。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持不解。故曰相憎。○陶方琦云。意林引許注。膠漆相抱。不得還其本也。按二注異。高注
上一說與許同。當即許注也。而莫相愛於冰炭。○陶方琦云。意林引許注。炭得冰則解。故得還其本也。即按今高注。亦
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故曰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泮。釋
也。宗。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埤堦。遠之故也。埤堦。猶席也。埤。讀似望。秋豪之末。淪於不測
本也。是故小不可以爲內者。大不可以爲外矣。小不可爲內。復小於秋豪之末。謂無
有也。無有無形者。至大不可爲外也。蘭生幽谷。不爲莫服而不
芳。性香。○文典謹按。御覽九百舟在江海。不爲莫乘而不浮。性浮。○文典謹按。君子行義。不爲莫知而止
休。性仁義也。○文典謹按。止休。北堂書鈔百三十七引。作止也。書鈔又引文子。君子行義。不
爲莫己知而止也。今本文子上德篇。作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亦無休字。休。疑衍文也。夫玉潤澤而
有光。其聲舒揚。舒。緩也。揚。和也。渙乎其有似也。似君子也。渙。讀人謂無內無外。不匿瑕穢。無內無外。表裏
近之而
濡望之而隧。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毫。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祥

以安寧。服佩也。君子佩而象之。無侯王寶之。為天下正。寶重也。侯王重其天性。若凡民之重。陳成子恒之。

劫子淵捷也。陳成子將弑齊簡公。使勇士十六人脅其大子罕之辭。其所不欲。不欲玉而得其所欲。所欲。

寶。孔子之見黏蟬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杖策。傷其頤。血流及屨。衛姬之請罪於桓公。衛姬。衛女。齊桓。

而有伐衛之志。衛姬望見桓公色。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道勝無情。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則知其皮盡。

而不知之。故請公殺。贖衛之罪也。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道勝無情。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則知其皮盡。

傳也。○王念孫云。子見子夏。當作曾子見子夏。事見韓子喻老篇。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則知其皮盡。

文侯之見。反被裘而負芻也。自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以下皆與此文同一例。魏文侯事見新序雜事。

篇。兒說之為宋王解閉結也。結不可解者。而能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微眇為見。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

○文典謹按。世說新語賢媛篇。爾行矣。慎無為善。○文典謹按。世說新語注引。作曰善。尚。

劉孝標注。及意林引。子對曰。然。當應之曰。善。且由弗為。况不善乎。○文典謹按。世說新語注引。作曰善。尚。

按。世說新語注引。作對曰。然。當應之曰。善。且由弗為。况不善乎。○文典謹按。世說新語注引。作曰善。尚。

為不善乎。意林引。作女問。故。應之曰。善。且由弗為。况不善乎。○文典謹按。世說新語注引。作曰善。尚。

注引。由此全其天器者。性。○文典謹按。孟子曰。人性善。故曰全其天。拘囹圄者。以日為脩。當死市者。以日為短。

○王念孫云。死市。本作市。死。初學記。政理部。太平御覽。刑法部。八。引此。並作市。死。釋。日之脩短有度也。有。

名亦云。市死。曰棄市。○文典謹按。意林引。作拘囹圄者。患日長。當死市者。患日短。釋。日之脩短有度也。有。

所在而短。有所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中心。故以不平為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

復處也。以女為妨。夫後人不敢娶。故難復嫁處也。一說。女以天下人皆消。不肯復嫁之也。○文典謹按。夫。

夫死。則言女妨。御覽七百四十三。引。作嫁女於疾消渴者。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廣韻。麻韻。廐字下。引。作。

夫死。後則難可復處。是消下。尚有渴字。而今本。並脫之也。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廣韻。麻韻。廐字下。引。作。

廐屋之下。倚牆之傍。不可以立。壓也。執獄牢者。無病。畏之。故不病。罪當死者。肥澤。治當死者。罪已定。無憂。

故肥。刑者多壽。必無累也。刑者。宮人也。心無情欲之累。精神不耗。故多壽也。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守治正性神內。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夫至巧不用劍。用巧在高手。故不用劍也。○王引之云。至巧不用劍。本至巧不
也。即此所云。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又見下。齊俗篇曰。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為巧
注所云。巧在心手。故不用鉤繩也。然則今本正文。及注內。兩劍字。皆鉤字之誤。而鉤下。又脫繩字。明矣。又
案御覽。引此。亦作至巧不用劍。而引高注。則云。巧在心手。故不用劍。繩然則御覽所引。本作鉤繩。而今本
誤。本淮南。改之也。善閉者。不用關鍵。善閉其心。故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淳于髡。齊人也。告其鄰人
不從。後竟失火。言者不為功。救火者焦頭爛額。為上客。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
刺。不備豫。喻凡人不知豫。閉其情欲。而思得人救其禍。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
 也。猶采薪者。見一芥掇之。見青蔥則拔之。言無所舍也。君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陰陽相干。人二
氣則成病。邪氣干正。陰陽不能。且冬且夏。自陰不能陽。陽不能陰。冬月不知晝。日不知夜。言不能善射者。發
氣。故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夏。自陰不能陽。陽不能陰。冬月不知晝。日不知夜。言不能善射者。發
 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故曰不善。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所釣者。魚也。故有所善
則不善矣。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充。充大也。○莊遠吉。遠之則磬音章。磬石也。音清明。物固有近不若
遠。遠不若近者。今日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湍急水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八十五引。流紫
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草根無所植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八十五引。無紫字。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
則不行也。能行。猶使也。不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為器也。揲挺其土。而不益
厚。破乃愈疾。愈益也。疾速也。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羸蟬應於下。

同氣相動。感動不可以為遠。月盛則藏。蛇亦陰也。故曰同氣也。精能相感。故曰不可為遠。藏執彈而招鳥。揮稅而呼狗。欲

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氣召也。召猶致也。○愈越云。氣當作器。莊子人閒世篇。氣聲近義。通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其氣寬以柔。逸周書官人篇。氣作器。此古書以器為氣之證。獸不可以虛器召。猶上句云魚不可以無餌釣也。文子上德篇。正作獸。不可以空器召。剝牛皮。韓以

為鼓。正三軍之衆。然為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為狐計者。不若走於澤

于生也。言物貴。囚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為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

之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子墨見識者一說。白凶服。故不敢騎也。傳曰。晉護公與姜戎。囚者不敢

夜揭炬。見為人保者不敢畜噬狗。子墨見識者一說。白凶服。故不敢騎也。傳曰。晉護公與姜戎。囚者不敢

客甚謹。為酒甚美。著然不售。酒酸。問其所知。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邪。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

焉。注曰。保城郭居也。然以居城郭者。子也。上句云。亡者不敢夜揭炬。亡者保者。皆以事言。非以地言。雞知

母是也。保者不敢畜噬狗。恐其驚子也。上句云。亡者不敢夜揭炬。亡者保者。皆以事言。非以地言。雞知

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俎。以論將軍當氣。材不可以無。無。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

蟲。藜藿為之不采。引作螫毒。一引作螫蟲。兩異。為儒而踞里閭。儒尚禮義。踞。為墨而朝吹竽。墨道尚儉。

名朝歌。墨子不。入吹竽。非也。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闇飲者。非常不遺飲也。使

之自以平。則雖愚無失矣。是故不同于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和猶適也。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則美

矣。心自求美名。則不得美名也。而自損。則求醜則不得醜。求不醜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醜。則無美無

矣。有美名矣。故老子曰。致數與無與也。求醜則不得醜。求不醜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醜。則無美無

醜矣。是謂玄同。能無所求故以之同也。人申徒狄負石自沉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為抗。申徒狄殺末人也。不
淵抗也。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為常。正也。故曰不可以為常也。○王念孫云：誕下不當有者字。此涉上
文溺者而誤。高注曰：誕非正也。故曰不可以為常。亦無者字。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
字明矣。秦族篇：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亦無者字。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
聲曰：百舌鳥名。能易其舌。效百鳥之聲。故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戶也。言其不鳴。故不脂之。諭人少言語也。
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識書著之。有詳善也。多耳目人以為妖災也。諭人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也。抗舉
一也。百人共舉不如一人持之走便也。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謂二六一人。兩轅六人。故事固有相待而成
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謂否。臣亦曰：否猶以水濟水。誰
能食之。是謂同。故不可以相治。異謂濟君之可。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其上一名女蘿也。兔絲生
○王念孫云：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其上一名女蘿也。兔絲生
下二句例之。則此當云：上有兔絲。下有茯苓。今云：下有茯苓。上有兔絲。者。變文協韻耳。上有茯苓。則知下有
有伏兔。兔絲在伏苓之上。故曰上有兔絲。非謂在松之上也。伏苓在兔絲之下。故曰下有茯苓。亦非謂在
松之下也。若云：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則是以上下為松之上下矣。然則上有茯苓。下有伏兔。又
作何解乎。高注云：伏苓。千歲松脂也。兔絲。生其上而無根。此謂松脂入地。千年為伏苓。博物志：引神仙傳
曰：松脂入地。千年化為伏苓。非謂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也。且注云：兔絲生其上。其字指伏苓而言。不指松
言。則正文內本無千年之松下有茯苓四字。史記：續龜策傳引傳曰：下有伏兔。上有兔絲。亦無千年松之語。上有叢菁
埤雅引此。皆無千年之松下有茯苓四字。史記：續龜策傳引傳曰：下有伏兔。上有兔絲。亦無千年松之語。上有叢菁
下有伏兔。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俠也。俠。輕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知音非

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為道里。言相也。楚王囚其獫。而林木為之

殘。楚王莊王也。獫捷躁。依木而處。故殘林以求之。宋君囚其珠。池中魚為之殫。殫盡也。○文典謹按。楚王亡其獫。而林木為之殫。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為之殫。句法不一。律御

覽九百十引。作楚王亡其獫於林。木為之殘。宋王亡其珠於池。中而魚為之殫。白帖九十七。為之殘。作為之殊害。又引注。楚王亡其獫。而林木為之殘。宋王亡其珠。於池中。而魚為之殫。白帖九十七。為之殘。作為之殊害。又引注。

云。言殘林。故澤失火而林爇。爇。見及也。○莊達吉。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木以求之。

若絲。下言若綸。綸。大也。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衰。殺也。皆喻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注。故有九殺也。

論作。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自為越所殺也。莫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囚。○王念孫云。下

二句。存上脫之字。知遠而不知近。遠。謂強越存周也。近。謂其身也。畏馬之辟。也不敢騎。辟。避也。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

距公利也。虛。空也。不孝弟者。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猶養而長之。任。保也。范氏之敗。有竊其

鐘。負而走者。范氏。范吉射。范會之玄孫。范鞅。獻子之子。昭子也。敗。鎬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

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悖。惑也。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修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

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仁義小。道德大也。在道德包裏。猶升在斛之中。夜在歲之內也。○王

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謂召忽死。賢於生。管仲生。賢於死。是其例矣。

此文前後自作於中。句自作其正。見古人行文之法。不拘一律也。○文典謹按。王念孫說是也。宋本其正。於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幕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幕。帷也。上

曰。幕。蜀曰。帷。縷。非針無以通。故宜先也。繫土籠。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

也。始一匱以上於城。故曰。事之成敗。必由小生。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

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六十一引萬事由此七百五十二字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知

也水濁而魚噉魚短氣黃噉形勞則神亂形亂不治也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賢君兵車也所以衝敵城也

衡車于千里之外使敵不敢至也魏文侯禮下段干木而秦兵不敢至此謂也○王念孫云故國有賢

君二句與上意絕不相屬蓋錯簡也案上文云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敢至此謂也○王念孫云故國有賢

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故字正承彼文而言賢君當作猛獸林木為之不敢至此謂也○王念孫云故國有賢

猛獸園之有賢君也折衝萬里故字正承彼文而言賢君當作猛獸林木為之不敢至此謂也○王念孫云故國有賢

書蓋寬饒傳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義與此同且采與里為韻今本

下二句誤在此處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賢臣作賢君亦與上文取譬之義不合高注有賢君德

不可伐之語恐是後人依已誤之正文改之也賢臣作賢君亦與上文取譬之義不合高注有賢君德

賢臣明矣晏子春秋雜篇曰夫誤之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內引魏文侯禮下段干木而秦不敢伐之事則本

知字之義而刪去衡字又於晏子之謂也其下增可謂折衝矣五字大謬辯見晏子呂氏春秋召類篇曰夫

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矣是凡曰折衝見晏子呂氏春秋召類篇曰夫

有賢臣與山有猛獸云云同意故鹽鐵論以虎豹喻賢士而漢書亦以猛獸喻忠臣也此二句本在上文

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莖蟲葵藿為之不采國有賢臣折衝千里皆用淮南之文則此二句本在上文

山有猛獸云云之下而賢君本作賢臣明矣又案萬里亦當依文本作千里敵國之文則此二句本在上文

遠可言千里不可言萬里也據高注云折衝車於千里之外則正文本作千里敵國之文則此二句本在上文

而成媒人以禮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百四十一引因媒上御覽五行合趨同千里相從雖遠行不

以上兩釣字高氏皆無注者注已見於此也然則此注本作釣鉤也明矣鬼谷子摩篇云如操釣而臨深淵東方朔七諫云以直鉤而為釣今又何魚之能得皆其明證矣道藏本作愛己之鉤注作鉤釣也此因正文釣誤為鉤後人遂顛倒注文以沈之耳劉績不得其解又改高注為鉤釣也鉤釣之別名故書傳中釣之蹤跡遂不可尋矣諸本及莊本同淺學人但知釣為釣魚之釣而不知其又為鉤也

字多改為釣詳見子鉤餌下○文典謹按高注非是惟至巧也手與己之指義正相應江漢之珠與己之鉤義亦相應若作釣鉤則非其指矣呂氏春秋重已篇垂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有之利故也皆喻不好有之為己用故愛之也鉤以玉為之故得與江漢之珠相對為譬釣鉤賤物豈其類哉以束薪為鬼以火煙為氣以束薪為鬼竭而走為鬼故去而走以火煙為氣殺豚烹狗殺牲以煙為吉凶之氣先事如此不如其後如徐休出其後者也巧者善度知者善豫豫備羿死桃部不給射慶忌死劍鋒不給搏桃部地名羿夏之諸侯有窮君也為弟子逢蒙所殺不及攝已而射也博捷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要離為闔閭刺之故死劍不及設其捷疾之力○莊達吉云桃部即桃梧詮言訓注云桃梧大杖以桃木為之擊殺羿自是以來鬼畏桃也按部即梧字一人注書而前後不同若此滅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談亂謗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掘堊而引塵抱薪而救火以事止事猶掘堊止塵塵愈起抱薪救火火愈熾也流言雪汗譬猶以涅拭素也文選長笛賦注引高誘淮南子注雪拭也矢之於十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騏驥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偃勢釋稅價也○陶方琦云史記集解一百八引許注魯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喻之并論慎隱篇魯縞質薄之折軸與淮南許注義亦同大家攻小家則為暴大國并小國則為賢夏世不能上德苟任勞力而以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小不可以進道致千里故不得與大馬同類小知非大知之類也言馬則小大知類不得與大知同類○俞樾云上非字衍文也本作小馬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言馬則小大知類不得與大知同類

之不類也。孟子告子篇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亦以物之同見。人之不同，與此語意相近。呂氏春秋別類篇曰：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即淮南所本，後人不達其旨，誤謂兩句一律，於上句亦增非字，失之矣。然觀高注曰：小馬不可以進道致千里，被羊裘而賃固故不得與大馬同類。小知不可以治世長民，故不得與大知同類。則其所據本已衍非字。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籠，土籠也。○文典謹按：意林引作被羊裘而賃，其事過也。衣貂裘而賃，顧人故曰其事過也。原文則謂被羊裘而為人賃，宜也。驢服而執賤，以潔白為汙辱，譬猶沐浴而抒溷，薰燧而負薪，人謂之薰燧也。楚治疽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秀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壤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齩，桀跖之徒，君子不與。○事所施如是者，則桀跖之徒也。君子不為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鎖邪而爭錐刀。○文典謹按：御覽七十四引，不與作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高猶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事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足餓困乏，萬人之蟻，愈於一人之隧。楚人謂鑽為鑽，有譽人之力儉者，春至旦，下中員呈，猶譴之，察之乃其母也。譴責怒也。稱譽人力儉，呈作不中科目，而青怒也。君子視之，乃自呈作，其故小人之譽人反為損也。東母以為力挾，以此譽人，執如毀之，故諺曰：問誰毀之，小人譽之，此之謂也。故小人之譽人反為損也。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謂母為社，社，東家謂按御覽四百九十九引，東家上有楚人有，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言有事務不暇學，如此曹之見，竅木浮而知為舟，見飛蓬轉而知為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竅穴，讀曰科也。○陶方琦云：宋蘇頌校淮南題云：引詐注，舟作周，按蘇氏校正淮南子云：許子篇內之多用假借，以周為舟是也。初學記二十五引此作見竅木浮而知為周，正作周，知初學記引乃許本也。

攷工記曰：作舟以行水，故書舟爲周。鄭司農云：周當爲舟，許注淮南多用古本也。○文典謹按：初學記器用部引見竅木上有古人二字，北堂書鈔百三十七引注云：音款，空也。高注無云某音某者，必後人注語也。以非義爲義，以非禮爲禮，譬猶僂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踰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鑊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落截玉，尾也。馬也。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賢，愈猶勝也。言今歲勝於昔也。修進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璫諸而成器，璫，諸攻玉之石。言物有待賤而貴者也。璫廉作璫，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璫，諸曰錙錘言其賤也。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况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謂四極之內，天地之間，故天下莫不借明于日月之前。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江出岷山，河出昆侖，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已說在分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所歸則一也。一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己，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猶了了，言迷惑也。背而不得，不知凡要，背而不得，更復惑也。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未有天地，生天地也。雨之集，無能霑，待其止而能有濡，集，下也。此其至未能有所霑，止者所止，故能有濡也。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衆止，止，諭矢止乃能穿物，一曰止已情。因高而爲臺，就下而爲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爲，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爲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求，猶得也。待也。得福，土龍待之而得食，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得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一說土龍待雨之祈，得食連也。○文典謹按：高注故得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上得字衍文，文選應休連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徙於越而大困窮○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三十六引作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修而遊不用之鄉○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二十七越而以其所修而遊不用之鄉○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二十七其花曰夫容其秀曰菡萏其實曰蓮蓮之茂者其花之也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中心曰蕙幽州總謂之光荷讀如燕人強秦言胡同也

方車而蹠越乘桴而入胡方出蹠至桴筏一曰孤言非其所宜也○陶方琦云御覽七百七十引許注桴以渡也與木筏義同筏應作楫論語乘桴浮海馬注桴編竹木大曰楫小曰桴爾雅庶人乘桴孫注方木置水中為桴楫也桴字又作箬廣雅箬筏也欲無窮不可得也○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三十楚王有白蜃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蜃八引作欲無窮而不得

擁柱號矣由基楚王之臣養姓調馬橋直擁抱也呼幽通賦曰養流睇而獲號是也○王念孫云擁柱當為擁樹聲之誤也文選幽通賦注引此作抱樹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一引作擁樹○文典謹按御覽七百四十五引有先中中者也之徵精相動也○禹氏之壁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作擁柱與今本合

則為怨時與不時文不類聚三十引時與不時○文典謹按藝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生西施之面者美而可悅觀孟賁之目者大而可畏意林引規作畫句在畫西施之面

句人有昆弟相分者無量多不可計而衆稱義焉夫惟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闕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得然後中恭然後曰殺能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為也殺牛必亡之數殺牛者所以植穀者民之命是以王法禁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孫氏劫公家

魯大夫季桓子斯一日康子肥脅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為而後與之入政曰舉枉與直如何而不得舉直定公而專其政傳曰祿之去公室

與枉勿與遂往。勿遂大與同小。此所謂同汚而異塗者。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

食人。欲爲邪者必相明正。欲爲曲者必相達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

醜。託寄也。若麗姬欲殺太子申生。先僞爲人皆議成林。無翼而飛。衆人能凡。凡人信之以爲實然。三人成市虎。三

從市中來。皆言市中有虎。市非虎處。一里能撓椎。撓弱者。人則信之也。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

中矣。食草之獸不疾易藪。疾患也。水居之蟲不疾易水。○王念孫云。食草本作草食。草食與水居相對爲

食莊子田行小變而不失常。小變易水易草也。草食故食草。水信有非禮而失禮。○王念孫云。當作信有

之非。此禮之失。皆承此句言之。今本而禮二字。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王念孫云。當作信有

誤倒。又脫一有字。衍一禮字。遂致文不成義。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王念孫云。當作信有

至不去沒休而死。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也。禮庶子喪出母。期。孔子上名。仲尼之母死。曾孫孔伋之

而諸子思曰。先君其喪出母乎。曰然。子不使白。何也。曰昔我先君無所失道。道隆從而隆。道污從而污。曾子立

孝。不過勝母之閭。○文選吳季重答東阿王書注引立孝作至孝。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

盜泉。○文選按曾子立廉。本作孔子立廉。今本作曾子者。涉上文曾子立孝而誤也。水經注二十五引

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後漢書鍾離意傳。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

女傳。羊子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注水經注引論語撰考識。云水名盜泉。仲尼不漱。論衡問

會子已誤。然四百十三引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曾子作孔子。可考曾子互譌之跡。所謂養志者也。紂

爲象箸而箕子唏。見象箸。知當復作玉杯。有玉杯。必有熊蹯。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後世必用殉。故孔子

傳曰有蜚不象解其牙。不惜人之利之也。利猶取也。死而棄其招簀。不怨人取之。招簀。稱死者浴牀上之柄也。爲災之蜚。象解其牙。不惜人之利之也。利猶取也。死而棄其招簀。不怨人取之。招簀。稱死者浴牀上之柄也。也。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則可。于玉人自得玉以爲寶。故曰可也。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不休。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文典謹按。御覽四百九。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文典謹按。御覽引。作徐偃王以仁義。人國。國人者非必仁義。徐國。今下邳徐僮是。偃。謚。居衰亂之世。修行仁義。爲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必忠也。比干以忠諫紂而誅。世之見誅者。故寒顓懼者亦顓。此同名而異實。寒與懼。顓與天者。凍顓之顓。字亦如此。○王念孫云。寒下亦當有。明月之珠。出於蜺蜺。周之簡圭。生於垢石。珠有夜光明者。字上文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與此文同一例。明月之珠。出於蜺蜺。周之簡圭。生於垢石。珠有夜光明者。字上文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與此文同一例。簡圭。大圭。美玉出於石中。故曰生垢石。○文典謹按。文選西都賦注。引許注。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初學記。麟介部。引周之簡圭。生於垢石。○文典謹按。文選西都賦注。引許注。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集詩注。引周之簡圭。生於垢石。○文典謹按。文選西都賦注。引許注。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簡圭。大圭。美玉出於石中。故曰生垢石。○文典謹按。文選西都賦注。引許注。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車。六銖。曰八銖。曰鍾。言賈值小物也。有牛皮爲賤。正三軍之衆。鼓聲氣。故可以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微。南方火。羽。北方水。五音正。樂正。夫理情性。動天地。感鬼神。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陽。阿采菱。樂神。莫近於詩。樂風者。上以風化。下以風刺。上故曰風也。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陽。阿采菱。樂陽。阿。古之名。俳。善和也。○王念孫云。下必先二字。因上必先而衍。始於與必先相對。爲文不當更有必先二字。北堂書鈔。樂部一。藝文類聚。樂部一。太平御覽。樂部三。引此並作始於陽。阿采菱。無必先二字。○陶方琦云。御覽五百六十五。引許注。楚樂之名也。按二注文異。楚辭涉江。采菱。發陽。阿。王注。此皆學其所不楚人。詞曲也。與許說同。○文典謹按。書鈔。類聚。御覽。引此文。欲美和者。並作奏雅樂者。此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耀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耀而致之也。芳其餌者。

所以誘而利之也。燿明其芳香也。明火香餌則蟬魚至。以言治國。明其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

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矰。繳射之注。飛鳥詩云。弋鳬與雁。繳好魚者先具罟與罔。罔網傳

曰。數罟不入汙池。罟大網詩。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言未見君無道。遣人馬而解其羈。遣人車而稅其轡。

縛也。所以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為也。烹羹不與鹽。主不成羹。故曰。敗所為禮

也。樂有得事。謂若作瓦以蓋屋。遺後世也。○洪亮吉云。有虞氏已有瓦棺。則瓦非自夏始。周書云。神農作

陶於河濱。明舜時已有瓦矣。古史考云。夏昆吾作瓦。世本夏堯有遺道。遺失。謂不能放四內。用十六相。是

不慈之名。故嫫母有所美。嫫母古之醜女。而行貞正。故西施有所醜。西施古之好女。雖容儀光豔。故亡國

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有可隨猶嫫母有所美。琬琰之玉在汚泥之中。雖廉者弗釋。琬琰美

也。○文典謹按。在汚泥之中。御覽。弊軍甌瓠。在罽茵之上。雖貧者不搏。○王念孫云。說文。玉篇。廣韻。集韻。七

百五十七。引作汙泥土之中。御覽。弊軍甌瓠。在罽茵之上。雖貧者不搏。○王念孫云。說文。玉篇。廣韻。集韻。類

篇。皆無瓠字。瓠當作瓠。字之誤也。說文。玉篇。甌。瓠。空也。空與孔通。玉篇。甌。或作瓠。亦作瓠。胡圭古哇二切。瓠

下空也。楚辭。哀時命。璋珪雜於瓠。望兮。璋珪與瓠。望。美惡相通。故以為喻。此云。弊軍甌瓠。在罽茵之上。雖

食者不搏。亦為其惡也。見下文。瓠字不得音瓠。注當作瓠。讀瓠。同。唯注內音瓠。尚不誤。楊慎古音餘。於梗

韻。收入瓠字。引高注。瓠讀瓠。美之所在。雖汚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世不能賤者。喻賢

人在上位。高顯之。喻小。齊貸秋賦。民皆欣。而收。故民欣也。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為別。其時異也。為

也。然良馬猶在相之中。良馬有夭壽骨法非能今人放燒也。御覽八百六十九引正作今人於燒是其證

或操火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遠矣。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

都在今江陵北而人予車轂。王念孫云意林及太平御覽居處部跪而度之。巨雖可而修不足。

不足言其用。莊逸吉云修各本作長依太平御覽遽伯玉以德化。伯玉衛大夫蘧瑗趙簡子將伐衛使史

改又巨字作大。文典謹按意林引巨亦作大遽伯玉以德化。默往視之曰蘧伯玉為政未可以加兵

故曰以公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公孫鞅衛公子叔痤之子自魏奔秦相孝公制相坐法故曰以刑罪

也。病者寢席。寢臥醫之用針石巫之用藉藉所救釣也。醫師在男曰魄在女曰巫石針所抵彈人癰瘻出

詐故曰狸頭愈鼠雞頭已瘻。鼠醫人瘡經愈之瘻頸腫疾雞頭水中茨幽州謂之雁頭亦愈之也○陶方

救鈞。狸頭愈鼠雞頭已瘻琦云御覽九百十二引許注經食鼠按二注文異鼠即鴈字雅釋詁病

也。孫注畏之病也。許高竝以狸制鼠之說相釋以鼠有从鼠之義也山海經脫尾之山植楮可以已鼠郭

注。病也。淮南子曰狸頭已瘻。又御覽九百十二引許注經止鼠注。鼠寒熱病也。或亦是許注此引必係誤文。

勿類相惑志。引許君注曰狸能執鼠故愈也是全文。然食作執已作蚤散積血。陶方琦云御覽九百四

許文。註食牛尾蟲也。斲木愈齕。十引注云啄木食齕蟲也此類之推者也。推行膏之殺鼈鵠矢中蛸。

殺爛灰生蠟。漆見蟹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無

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蹠。數十而後足。蹠雞足踵也。喻學取道衆多然後足。刀

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尅。尅。物固有以尅。適成不逮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

大相去之遠。遠。猶多也。○王念孫云。乃知其大。大字。因上文而孕。婦見兔。而子缺。唇見麋。而子四。目。○文

引。四目。上有必字。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可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

身死。決。傷也。或斷臂而願活。○陶方琦云。史記索隱十六。引許注。頤反也。按此乃類不可必推。厲利劍

者。必以柔低。柔。擊鐘磬者。必以濡木。穀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文典謹按。御覽八

伏。故梧桐斷角。馬驚截玉。言柔勝剛也。媒但者。非學謾也。但成而生不信。詐也。立。懂者。非學鬪爭也。懂立而生

不讓。○王念孫云。口與誑同。故高注曰。但。猶詐也。他與詐同。設。詐欺也。說文。設。欺也。又曰。沈州。謂欺曰

不讓。○王念孫云。口與誑同。故高注曰。但。猶詐也。他與詐同。設。詐欺也。說文。設。欺也。又曰。沈州。謂欺曰

不讓。○王念孫云。口與誑同。故高注曰。但。猶詐也。他與詐同。設。詐欺也。說文。設。欺也。又曰。沈州。謂欺曰

不讓。○王念孫云。口與誑同。故高注曰。但。猶詐也。他與詐同。設。詐欺也。說文。設。欺也。又曰。沈州。謂欺曰

不讓。○王念孫云。口與誑同。故高注曰。但。猶詐也。他與詐同。設。詐欺也。說文。設。欺也。又曰。沈州。謂欺曰

不讓。○王念孫云。口與誑同。故高注曰。但。猶詐也。他與詐同。設。詐欺也。說文。設。欺也。又曰。沈州。謂欺曰

不讓。○王念孫云。口與誑同。故高注曰。但。猶詐也。他與詐同。設。詐欺也。說文。設。欺也。又曰。沈州。謂欺曰

亦知燔之氣味氣為則此文以近論遠九御覽六十八引論並文類聚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故也
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言二人不並也○王念孫云一人不得言相隨一人當作二足履地而為迹暴行而為
影此易而難生是其易使迹自成行日中影自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里史佞臣惡人死叔敖自
俞謹按說文制冠字之誤爾雅釋詁制冠也制冠即製冠俞對文○文文公棄往席後微黑答犯辭歸○王
引之云高讀棄往席後微黑為一句從君周旋臣之罪多矣臣猶自知之況君乎請從此凶故曰辭歸○王
後之也韓子外儲說左篇云文公反國至河令蓬豆捐之席畔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答犯辭
之再拜而辭是其證說苑復恩篇同○陶方琦云意林引許注晉文公棄席之黑者相故舊也故答犯辭
棄往席後微黑作二事論衡感類篇作微棄墨此作一義解與諸家異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桑葉時將
懼命盡故此正作木葉文選蜀都賦注桑葉當為木葉長年見木落而悲不當專指桑葉言之庚信枯樹賦同鼎錯日
樹賦引此正作木葉文選蜀都賦注桑葉當為木葉長年見木落而悲不當專指桑葉言之庚信枯樹賦同鼎錯日
用而不足貴錯小鼎雖目不見用不足貴周鼎不饜而不可賤○家大鼎之不日炊火以供味而能錯者錯當為錯錯
字本在鼎字上錯鼎小鼎也言小鼎雖日用而不足貴周鼎雖不饜而不可賤也說文曰錯鼎也廣雅同
讀若慧說林篇水火相憎錯在其間五味以和彼注云錯小鼎正與此注相同則錯為錯之誤明矣錯小
貌也小鼎謂之錯小棺謂之錯小星貌謂之錯其義一也○文典物固有以不用而為有用者不用計鼎
謹按御覽七百六十五引此文下有掃箒日用而不足貴八字物固有以不用而為有用者不用計鼎
五味也地不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邪行傾物之尤必有所感尤過也輕重則衡低仰物固有以不用
為大用者之輕重物所以不用乃用之乃知物先倮而浴則可以浴而倮則不可浴疑當作先浴先祭而後
饜則可所禮食必祭示有先饜而後祭則不可為不敬也故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俞謹
按禮食必祭示有先饜而後祭則不可為不敬也故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俞謹

作勝說文肉部勝犬膏吳也狗勝猶言狗臭取婦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冢皆所不宜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陽侯溺死其神能為
大波為人所害因號陽侯之波舟人所不欲言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仁或不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乃仁其望赦同所利
害異○王念孫云兩知其且赦也其皆當為天字或作天其字或作元二形相似而誤知天將赦而多
殺人或知天將赦而多活人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八引作或曰知天且赦也而殺人或曰知天將赦而多
且赦也而活人是其證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所上亦當有其字御覽引此正作其所利害異故或吹火
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身見殆殆危也文王汚膺鮑申
偃背以成楚國之治文王楚武王之子汚膺陷也鮑申楚相偃背偃成治言賢也○陶方琦云御覽三
即虛陷義誇從夸得聲夸有虛義呂氏春秋稗謠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稗謠鄭大夫謀於野則獲謀
本生篇非夸以為名高注夸虛也故訓為虛稗謠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於國則否鄭國有難子產載
如野與議四國之事故曰或子產之事論語曰朱儒問徑天高於脩人○王念孫云天高上不當有徑字
禪謠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朱儒問徑天高於脩人蓋衍文也意林及太平御覽人事
部十八引此脩人曰不知○文典謹按意林引脩人曰下亦有吾字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文典謹
皆無徑字御覽三百七十七引脩人曰下亦有吾字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文典謹
作爾去天故凡問事必於近者按意林引必於作常問寇難至覽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
近於我也故凡問事必於近者按意林引必於作常問寇難至覽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
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瞽者走失其所也○文典謹按御覽七百四十引作故郢人有鬻其母為請於買
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文典謹按幸善食之而勿苦意林引此行大
不義而欲為小義者介蟲之動以固介蟲魚鱉屬動行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貞蟲之動以毒螫真蟲
蜂蟻之屬無牝牡之合曰貞而熊羆之動以攫搏攫能攫有所搏也故兕牛之動以舐觸兕獸名有角
有毒故能整整讀解釋之釋也

物莫措其所修而用其短也。措置也。治國者若鑿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爲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金刀劍之屬。撒不正而可以正弓。撒弓之掩。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不正者撒。正者弓也。不利者砥石。利者金也。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邀爲上。齊讀蒜。捷皆疾。邀讀曰繫。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劉靡勿釋。牛車絕轡。門之軌。非兩馬之力。轡讀近蘭。急舌言之。乃得也。孟子曰。城爲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惑。射御書數。爲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不擇于事曰勃也。○
說文。疒部。療。治也。或作療。古每以藥爲之。詩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段字。韓用正字也。病而不就藥。謂不就其療治。申鑒俗嫌篇曰。藥者療也。

卷十七

說林訓。木叢生曰林。說萬物承阜。若林之聚矣。故曰說林。因以題篇。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桅。契刻也。桅。船弦板也。墮劍於中流。刻於船弦。言識其於此下失劍也。桅。讀如左。
傳。襄王出居鄭地。汜之汜也。○王念孫云。桅與汜聲不相近。偏者書傳亦無謂船舷板爲桅者。桅當爲楫。與汜同聲。故讀從之。桅字本作颶。席雅曰。颶謂之舷。謂船兩邊也。集韻類篇。並云。颶或作桅。桅字草書作梃。因譌爲桅矣。楊慎古音餘。於陷韻收入桅字。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日暮薄岸而求劍於引淮。子連契其舟。桅音汜。則爲俗本所惑也。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其。所刻桅下。故曰不類也。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隨一隅之迹。刻桅之類。或無有大于此也。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士龍。疾疫之芻狗。是時爲帝者也。土龍以求雨。芻狗以求福。時見貴也。曹氏之裂布。蚌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

淮南鴻烈集解 四卷十七 說林訓

人舍者。鴻鳥皆畏之。故曰能有修短也。○王引之云。禮當為杞。杞為禮。後人因改為禮。廣雅。杞。甲也。今本札。譌作禮。莊子。人閒世。篇名也。者。相杞也。崔譔曰。禮或作杞。禮。引此。作禮。則所見本已誤。廣雅曰。車。橋。焦。杞也。鈔本太平御覽。引廣雅。作杞。刻本。作禮。禮。亦。是。鈔本。譌。引。此。作。禮。則。所。見。本。已。誤。廣雅。則。淮。南。之。離。杞。即。廣。雅。之。離。杞。二。字。往。往。相。亂。說。文。曰。離。祝。鳩。也。昭。十。七。年。左。傳。注。則。云。祝。鳩。鸛。鳩。也。然。年。左。傳。七。札。之。札。徐。邈。音。側。乙。反。正。與。日。字。相。協。若。作。禮。則。失。其。韻。矣。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天。矣。寄。死。歸。殤。子。去。所。寄。歸。安。故。曰。以。為。壽。彭。祖。蓋。黃。帝。時。學。仙。者。言。不。如。殤。子。早。歸。神。明。矣。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任。之。讀。勤。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為。不。怒。乃。是。怒。不。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聲。故。得。有。聞。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鬪。慊。快。叫。譟。呼。也。不。斲。不。自。斲。削。豆。道。蓋。選。豆。之。器。大。勇。人。聞。自。畏。之。不。復。鬪。也。○俞樾云。大。匠。大。秋。貴。公。篇。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即。淮。南。所。本。高。氏。彼。注。曰。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已。不。復。自。列。簠。簋。籩。豆。也。疑。高。氏。此。注。亦。與。彼。同。今。但。存。豆。簠。簋。籩。豆。之。器。七。字。蓋。後。人。刪。改。之。以。合。於。既。誤。之。正。文。非。其。舊。也。又。按。豆。者。則。之。段。字。廣。雅。釋。詁。則。裂。也。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鐘。之。比。宮。太。簇。之。比。大。庖。不。則。謂。不。自。割。裂。與。不。斲。不。鬪。一。律。說。詳。呂。氏。春。秋。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鐘。之。比。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更。改。以。瓦。鉦。者。全。以。金。鉦。者。跋。以。玉。鉦。者。發。鉦。讀。象。金。之。銅。柱。餘。之。柱。鉦。者。提。馬。維。家。謂。之。射。百。發。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達。所。重。謂。金。與。玉。掘。者。內。掘。是。其。證。也。○陳。觀。樓。云。掘。即。拙。字。也。莊。子。古。拙。字。遂。獸。者。目。不。見。太。山。而。已。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蔽。者。見。利。之。害。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策。四。十。九。策。可。以。占。遠。可。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拊。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谷。注。○陶。方。琦。云。史。記。集。解。一。百。七。十。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引。許。注。熱。如。湯。也。按。高。無。注。高。本。當。作。暘。谷。許。本。作。湯。谷。也。說。文。

谷字下云。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湯字下。引商書曰。湯谷。按乃洪範曰。湯若之。譌文。知許氏定作湯谷也。今淮南許高注。維正文。用許本。而遺改其注。觀史記。漢書。注引許注。如是。益信正文作湯谷無疑。又史記索隱。引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文選蜀都賦注。及綴。魏挽。諸詩注。皆引淮南。作日出湯谷。即此處文也。漢書楚辭論衡。諸本。並作湯谷。與許本同。海內東經。下有湯谷。注。湯谷。谷中水熱也。亦與許說同。說文。湯也。熱水。入于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俛。猶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御龍治鬼。不益世用。故解門以爲新塞。井以爲曰。人之從事。或時相似。似。或有也。相水火相憎。鑄在其間。五味以和。鑄。小鼎。又曰。鼎無耳。爲鑄。鑄。讀曰。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楚平王。晉獻公。是也。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使冠。頭大冠小。不相宜。削殺其頭。以便冠也。昌羊去蚤蝨。而來蛉窮。昌羊。昌蒲。蛉窮。蝨。除小害而致大賊。欲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不其無爲。牆屋之覆。爲敗屋。牆之壞。壁。援成器。磁。諸之功。磁。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磁。讀一曰。廉氏之廉。鑄邪。斷割。砥礪之。更爲土。歸於本。故曰。逾屋之覆也。壁。援成器。磁。諸之功。可以爲錯。磁。讀一曰。廉氏之廉。鑄邪。斷割。砥礪之力。互文也。狡。獲。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喻不復用也。蚩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飢。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文典謹按。御覽五百。疾病。並作疾。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荒。大饑。粟不熟。○文典謹按。御覽三。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爲正。匿。猶川竭而谷虛。虛。無丘夷而淵塞。夷。平。塞。屑竭而齒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言非一夕。鈞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絺。冠則戴致之。絺則屨履之。○王念孫云。戴致二字。義不相屬。朝一夕。鈞之縞也。縞。亦縵也。縵。之。言。絺。縵也。廣雅曰。絺。縵也。又曰。載。縵也。載。與。載。古字通。文子上。德。篤。物也。載。亦載也。縵。亦縵也。載。之。言。絺。縵也。廣雅曰。絺。縵也。又曰。載。縵也。載。與。載。古字通。文子上。德。篤。作冠。則戴。枝之。爾雅曰。支。載也。支。枝與。枝。亦聲。近而義同。太平御覽。布帛部六。引此。無致。縵二字。此以意。

可從不知己者不可誘以物物能惑不明於死生者不可却以危危無能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涉不親莫親於

骨肉節族之屬連也故曰節族一人之身心失其制乃反自害則言心失制度況疏遠乎疏遠喻他人也聖人之於道

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鄉仰誠實○文典謹按文選求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涔多

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也竭盡蓋非櫟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櫟輻未足恃也○文典謹按御覽

也蓋骨金勝木者非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塊塞江也○陶方琦云御覽三十六又三百四十六

訓同御覽又引賈逵國語注曰塊也玉篇引淮南子非以一塊塞江也御覽三十六又三百四十六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五十二引注云音朴土塊也淮南許高注無言某音某者此必後人所加也

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斲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射讀射濟之設鼠者機動釣魚

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御覽發也發則得鼠泛釣浮杭動則得魚任者蓋也詩云我任我輦○王念孫云

抗又誤為杭耳說文抗動也小雅正月篇天之抗我毛傳曰抗動也考工記輪人則是以大抗鄭注曰抗

搖動貌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楊翠葉抗紫莖抗字亦作扞晉語故不可扞也章注曰扞動也設鼠者機動

釣魚者泛抗我車我動也毛傳曰則得鼠蓋者車者鄭箋曰有負任者有輓輦者○俞樾云高說失之黍苗

篇我任我輦我車我動也毛傳曰則得鼠蓋者車者鄭箋曰有負任者有輓輦者○俞樾云高說失之黍苗

人曰凡任以任輦為二事若其輦之長以其一為之輦衡任者其可通乎今按此任即所謂任木也考工記

任木未得其義宋戴侗四寸書故曰任正者輦也衡任者輦也近世學者程氏瑤田則謂必在輦下者衡任也始足當

榜則謂凡任木縱者皆名任正橫者皆名衡任正者輦也伏兔也衡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燕

而不能芳蛇牀臭謂許由無德鳥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猶怒也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也奮厲以兔之走

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言其疾也。○孫詒讓云。歸當爲遺。聲之誤也。呂氏春秋本味篇云。馬之美者。遺風之乘。高注云。行迅謂之遺風。○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七引。作以兔之走。使犬如馬。

以妨大節。黃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

節非也。非者非其真也。牛蹠鼻齒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爲之多飯。臨

因誤而爲芝。古人言香草者，必稱蘭芷。芝非香草，不當與蘭並稱。古人所謂芝者，祇是木上所生，內則入君燕食，有芝栢。盧植曰：芝木芝也。庾蔚曰：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栢。與神農經所稱五色神芝者不同。然神

以無人不芳說苑雜言篇作芝蘭說苑雜言篇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家語六本篇作芝蘭皆字以形相近而誤其他可以類推太平御覽天部十四引此已誤作蘭芝文子上德篇正作蘭芷又下文蘭

若芝則非其類矣。賈子勸學篇正作雜芷。若列子周穆王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蓋謂臬一曰作篇同。○文典謹按御覽十四引注云先霜刈之疑是許注。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蓋謂臬一曰作

與齒孰先礪也。礪磨也。錐之與刃孰先弊也。錐下銅錐也。錐不休而刃先弊。錐讀頓首之頓。繩之與矢孰先直也。矢今解之與

野說文引蠋亦作蜀廣韻蠋蠋蜀字下引此文正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俗篇也驪戎以美女入晉國女美
作蠶與蜀相類而愛憎異也蜀正字蠋俗字耳
驪姬也聲者不謂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接猶見也觀射者遺其矧矧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
其所守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蟬解字竹部有蟬字云收餘者也方言蟬也郭璞注所以
絡絲也然則蟬即蠶字矣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但讀燕言鉏同則其字
依義推車之推字亦當為維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王念孫云高讀與燕言鉏同則其字
當從且不當從旦說文但拙也從人且聲玉篇七閭祥閭二切引廣雅云但鈍也今本廣雅但誤作但
見廣雅疏證廣韻但拙人也意與高注不知吹人相近又高注讀燕言鉏同與說文從人且聲及玉篇七
閭祥閭二音並相近若然則但為但之誤也使氏厭竅氏當為工隸書工字或作互氏字或作互二形相
似故工誤為氏大戴禮帝繫篇青陽降居江水今本江誤作低是其例也厭與壓同說文壓一指按也玉
篇烏協切秦族篇曰所以貴扁鵲者費其壓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田連成竅天
下善鼓瑟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擲下而不能成曲共故也楚辭九辯自壓按而學誦壓一作厭壓擲
壓厭竅字異而義同言使不善吹者乃揚李善曰厭猶揜也則氏為工之誤而不可聽也俞樾云高注曰但古
工揜竅揜與厭同義文選笙賦厭焉乃揚李善曰厭猶揜也則氏為工之誤而不可聽也俞樾云高注曰但古
不知吹人此殆望文生訓且既不知吹矣又何能中節乎文子上德篇作使倡吹竽使工揜竅然則但氏
二字乃倡工之誤倡也工也特為異名以別之明非一人實則同義蓋倡與工雖善吹竽然必自吹之而
自厭之若一人吹竽一人厭竅則雖中節而不可聽矣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瑟者也
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擲下而不能成曲此意即淮南所本倡也工也猶曰田連也成竅也彼舉其人以實
作互二形相似故工誤作氏高據誤本作注曲為之說失之矣無其君形者也君官也與死者同病難為良
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為謀豫也為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尊重享仁義之名重於治飯之實也
今本脫食字則文義不明舊本北堂書鈔酒食部三出為客治飯自食藜藿八字注云淮南子乳狗之噬
云為客治飯而自食藜藿名尊於實也陳禹謨本食字誤在藜藿下太平御覽飲食部八引同乳狗之噬
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形曲則使嚮濁者聲也嚮濁則情泄者中易測

以爲一人和意與此同。今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是也。莊遠字即因上文遠望而衍。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此亦無遠字。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其大貌。則失射者儀小而遺大。故耐中事各有宜。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炮而發瘞疽。炮面氣也。瘞疽癰也。其大貌。則失射者儀小而遺大。故耐中事各有宜。引炮作砲。若珠之有類。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置其類。瑕也。榛巢者處林茂安也。○孫詒讓云。北堂書鈔百五十八。若珠之有類。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置其類。瑕也。漢書揚雄傳。長楊賦。窟穴者託蟪防便也。蟪防。高處。墜防也。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文典謹按。御覽九云。羅千乘於林莽。賦。窟穴者託蟪防便也。蟪防。高處。墜防也。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慶忌。吳王。湯放其主而有榮名。湯後十三世主。癸之子。履放其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謫。崔杼。齊大夫。崔野之。所爲之則同。其所以爲之則異。與民杼以利與湯殺君以利。呂望使老者奮。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爲文。王作師。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窮難孔子而爲之作師。故使小兒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虎豹以有文章。蜚狐之捷來乍。蜚狐之捷來乍。兒之嗜自矜大也。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虎豹以有文章。蜚狐之捷來乍。蜚狐之捷來乍。屬仰鼻而長尾。乍暫疾。以其操捷來使疾擊而取之。○洪頤煊云。乍當作竿。釋稱訓。蜚狐之捷來乍。漢書梁平王傳。晉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以爲竿耳。莊子應帝王篇。緩狙之便。執機之狗。來藉釋文。司馬云。藉繩也。由捷見結縛也。崔云。藉繫也。措藉亦聲相近。○王念孫云。釋稱狙之捷來措。高注。措刺也。措與乍通。當讀爲新。爾雅。釋器。魚曰斲之。禮記內則篇。斲魚曰作之。即其虎豹之文來射。文義一律。釋稱斲也。斲乃斲之俗字。斲者擊也。蜚狐之捷來斲。謂見斲擊也。方與上句虎豹之文來射。文義一律。釋稱斲也。措刺也。措擊義亦相近。曰。行一基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當猶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筥測江。筥終而以水爲測。惑矣。筥。船也。○陶方琦云。一切經音義十三引許注。

一百三

不可再。逃不可復由其入故曰概不可常也。環可以喻員。不必以輪。條可以爲繩。不必以紉。紉亦繩也。婉日

月不竝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鷺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衡稱也。植表而望

則不惑。損年則嫌于弟。益年則疑于兄。不如循其理。若其常。猶實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

之。奉助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二十九引風雨。蠶衆則木折。隙大則牆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墜。墜枝

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也。○莊達吉云。說文解字有格字。云。枝格也。從丰。各聲。釋名。枝也。似木之枝。格

記始皇本紀。或走或格。之者。輒死。魯連傳。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恒公之心。枝格殆假義歟。漢書梁孝王傳。義格如淳注。格者。枝閣不得下。枝閣亦即枝格。二字高無注義。因爲推廣之。當凍而不死

者。不失其適。死乃爲失。適不死。當暑而不喝者。不亾其適。亾亦未嘗適。亾其適。亾有無也。言不凍不喝。何適

亾適。當作未嘗不適。亾適。上言不亾其適。乃亾失之。亾此言亾適。乃遺忘之。忘。忘字古通。作亾。要略曰。齊

景公獵射。亾歸。韓子難二。曰。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亾歸。齊策曰。老婦已亾矣。趙策曰。秦之欲伐。韓梁東闕

於周室。甚惟寐亾之。竝與忘同。荀子勸學篇。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大戴禮。忘作亾。呂氏春秋。慙慙。是忘

不喝者。能不失其適矣。而猶未忘乎其爲適也。若隨所往。而未嘗不適者。則忘乎其爲適矣。莊子達生篇

曰。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矣。莊子達生篇

者。忘適之適也。郭象注。識適者。猶未適也。此即淮南所本。高解未嘗不適。亾適云。亾無言。湯沐具。而蟻蝨

不凍不喝。何適之有。未達正文之意。然據此。則正文本作未嘗不適。而今本脫不字。明矣。湯沐具。而蟻蝨

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鳳屋。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

之異。○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惠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杜門戶。齋牡也。

類賦。柳部。引許注。屬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因号柳下惠。一曰柳下邑。杜門戶。齋牡也。文略異。然乃許注。屬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因号柳下惠。一曰柳下邑。杜門戶。齋牡也。事

化。○王念孫云：二十二。當為三十二。爾雅異引此已誤。盧辯注大戴。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脫。○文典謹
禮易本命篇及太平御覽資產部五。蟲多部一。並引作三十二日。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脫。按初學記
虫部引。蟬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磐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飢。一石能殺鼠。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
脫。作死。肥菽。豆類不可必推。推猶也。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瓦得火則破。竹
被裘而以翼。豈若適衣而已哉。翼。上壓也。楚人謂之翼也。槁竹有火。弗鑽不難。土中有水。弗掘無泉。掘猶
○王念孫云：弗掘無泉。本作弗掘不出。謂不掘則泉不出。非謂無泉也。後人改不出為無泉者。取其與
字為韻耳。不知此四句。以火與水隔句為韻。火古讀若毀。說見唐韻正。而鑽與難。掘與出。則於句中各自
為韻。若云弗掘無泉。則反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已誤。且泉即水也。蟻象之病。人之寶也。蛤中
既有珠。象牙還以自疾。故人得以為寶。○文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人之利欲為病。無人寶之。故曰將有
典謹按。御覽九百四十一。引注疾作病。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誰寶也。○文典謹按。宋本及御覽引
注。人之並作。為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為車人之利而不僦。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皆一介之人。物
人以義較長。為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為車人之利而不僦。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皆一介之人。物
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酤。而先自竭。隣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嫌於情色。故曰有所
先不達。猶以火投人。先自熱爛也。隣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劫迫之。然如是也。
西方之僕國。鳥獸弗辟。與為一也。一。同也。僕國。一膊炭熯。一膊。一撥之則爛。指萬石俱熯。去之十步而不
死。為石。同氣異積也。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席。臥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
施異也。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喻能濟少。少。有以飯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
為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申生雄經。晉不絕繩。子胥自沉。吳不斷水。○王念孫云：御覽疾病部四。噎
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即淮南所本也。今俗釣者靜之。罟者扣舟。罟者抑之。罟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
語猶云。因噎廢食。若云以飯死。則文不成義。釣者靜之。罟者扣舟。罟者抑之。罟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

鳳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墮而取之。鳳讀沙慘，今兗州人積柴水中，捕魚爲鳳。幽州名之爲澤也。○莊達吉云：鳳，據爾雅說，文解字當作霖。今爾雅作慘，謂之澤。慘，亦即慘字。○王念孫云：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鳳字。鳳當爲霖字之誤也。注同。說文：霖，積柴水中以養魚，從网林聲。字林：山沁反。見毛詩爾雅釋文。故高注云：霖讀沙慘也。太平御覽：飲食部八引通俗文曰：沙入飯曰慘。周頌：潛方俗語有輕重耳。墨非取魚之具，意林：埤雅及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引此。竝作罾者，舉之是也。罾者，下罾而得魚，故言抑。罾者，舉罾而得魚，故言舉。○文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乃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一節大，餘節不得小，故曰百節知。小國不關於大國之間，畏見兩鹿，不關於伏咒之旁。見食也。○文典：謹按：御佐祭者得嘗，救闕者得傷，陰不祥之木爲雷電所撲。文典：謹按：御覽十三引：電作霆，九百五十二引：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簪，頭發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頭中發，空木實則異也。○王念孫云：或謂簪，下當有名異實同也。五字言冢與蘭笠與簪，名異而實同。若頭發與空木之瑟，則名同而實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蔽也。蘭芝欲修，而秋風敗之，長。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爲墮武也。墮，廢也。武，龜紐之璽，賢者以爲佩。龜紐之璽，衣印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爲富。穀能勤者，播種嘉子，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纒索。金玉雖寶，非拯溺之具，故曰按：拯字疑涉注拯溺之具而衍。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類猶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爲其不出戶而堞之也。爲不出戶而堞之，下當有非其道三字。而寫者脫之也。道亦理也。固其理也，非其道也。相對爲文，爲猶謂也。蓋出戶而後蒙塵，蒙塵而後眯，若謂不出戶而堞之，則無是理也。今本無非其道三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文不對矣。又道與理爲韻，若無此三字，則失其韻矣。下文雖欲養之，非其道亦屠者羹菹爲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王念孫云：羹菹本作羹菹，羹菹與步行相與酒爲韻。屠者羹菹爲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對爲文，諸書多言羹菹，無言羹菹者，此寫者。

淮南鴻烈集解 四卷十七 說林訓

則既與上句不類。又與下文不屬矣。○俞樾云：王氏念孫謂的提提皆明也。引管子白心篇為善乎無提提為證。其說得之矣。惟未說獲字之義。今按：的猶提提也。獲猶射也。兩句實止一意。儀禮鄉射禮篇：獲者坐而獲。鄭注曰：射者中則大言獲。是古謂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於衆人。若不足者實射中為獲。上句言獲。下句言射。變文以成辭耳。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虛之貌。○莊達吉云：鄭康成儀禮注曰：以白造緇曰辱。辱者汙。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以道。用之必橫。橫放也。○御覽八百四注：海不受流。太山不上小人。太山有肉曰岳。有不義之骸流入海。海神蕩而出之。故曰不受。光不升俎。肩髀而脇肋不得升也。聊駁不入牲。純色也。中夏用簋。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王念孫云：陸當為陸。字之誤也。陸與水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山林未必皆有林。風出於谷。谷未必皆有風。金生於石。石未必皆金。喻聖人出衆人。衆人未必皆聖賢也。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滿堂坐人。視於環帶一也。鉤與環帶雖異。所獻公之賢。欺於驪姬。殺申也。叔孫之智。欺於豎牛。三日不食。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鄭用者同。獻公之賢。欺於驪姬。殺申也。叔孫之智。欺於豎牛。三日不食。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鄭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醜惡。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為其所不便。以得所便。便利也。○陳觀樓云：便絲衣帛。當作便衣絲帛。帛幅之入穀。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也。干。亂。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民之容恐失。若履薄冰。蛟在其下。蛟魚屬。皮有珠。能害。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恐也。化。善用人者。若妍之足。衆而不相害。妍。馬。妍。幽。渠。妍。讀。蹊。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摩。近。敗。清醯之美。始於耒耜。醯。清酒。周禮醯齊。是醯讀。渠。渠。之。誤。也。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摩。近。敗。清醯之美。始於耒耜。醯。清酒。周禮醯齊。是醯讀。渠。渠。之。誤。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

二十三引清英酒也又黼黻之美在於杼軸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皆文衣也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爲新或惡爲故或善爲故也○王念孫云或惡爲故本作或善爲故言紵善爲新布善爲故也今本作黼黻在頽則好在頽則醜者頽著頽上室也室繡以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譏詩曰衰衣繡裳故曰宜譏人譏非之也○正與譏字不相協而譏字古亦讀若俄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議與爲爲韻爲古讀若譌淮南俶真篇立而不議與和爲韻詮言篇此行有迹則譏與詞爲韻史記太史公自序王人是譏與禾爲韻與宜字正相協也太平御覽布帛部二引此正作以爲冠則譏詮言篇云行有迹則譏又其一是譏與禾爲韻與宜字正相協百十五引裳馬齒非牛驢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別也猶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質性也明猶盛也○王念孫云少自其質白當依劉本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俞樾云故之與先本作得之與失草書得字作乃故字作攴兩形相似隸書失字或作失先字或作先兩形亦相似因誤得爲故誤失爲先耳之與矣三字衍文也蓋校者見淮南舊本有得之與失句因補注於諾之與已也下而傳寫又脫得字且誤失爲矣汗準而粉其頽腐耳文子上德篇正作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可據以訂正鼠在壇楚人謂中庭爲壇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爲工善或巧再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胥時落不胥時落不待秋時而零落也○陳觀樓云大與太同旱當爲早字之誤也再生者不須霜而落母曰不幸穫以其不及時也華太早者先落以其先時也文子上德篇作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母曰不幸甌終不墮井抽簪招憐有何爲驚憐血精似野火招之應聲而至血灑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不可言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蠶爲蠆子子爲蜚水蠶化爲蠆蜚青蜚也子子兔齧不能也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蠶爲蠆子子爲蜚結蠶水小到跂蟲讀廉聚爲蜚兔所齧草蠶在其心中化爲蜚蜚讀能而心之惡一說兔齧蟲名○陶方琦云物類相感志引許注兔所齧沫著者爲蜚如蠶而斑色能齧人按高注中一說即許義玉篇亦作蜚廣韻同曰似蠶而小

死。飲酒而敗。故曰非其道也。○文心所說毀舟爲枋。心所欲毀鐘爲鐸。鐸。大鈴也。金口木舌。爲木鐸。金
與謹按。御覽九百八引。道下有也字。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信也。○文典謹按。白
也。管子以小辱成大榮。管子相子糾。不能死。爲魯所囚。是其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信也。○文典謹按。白
百詐成一信。御覽四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
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俞樾云。以字衍文。高注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舟。船
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沉。詩。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欲與我交。訾我貨
者。欲與我市。刺。猶非也。以水和水不可食。一弦之瑟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
擯於朝。美女擯於宮。擯。棄也。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精相往來也。○王念孫
道與牀相對。燕與荆相對。今本燕作巷。則非其指矣。精相往來也。五字。乃是正文。非注文。呂氏春秋精通
篇。身在乎素。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高彼注曰。淮南記曰。慈母在於燕。適子念於荆。
言精相往來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九。淮南子曰。適子懷於燕。慈母吟於荆。亦肉懸則鳥鵲集。鷹隼鷺則衆
刑情相往來也。詞雖小異。而字皆作燕。且精相往來句。皆與上二句連引。赤肉懸則鳥鵲集。鷹隼鷺則衆
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
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暢。達也。連環言不可達至也。交。止也。解。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文典謹按。白
網。作退。明月之珠。蠅之病。而我之利。○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九十。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人也。易
而結網。明月之珠。蠅之病。而我之利。○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九十。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人也。易
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譌。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治也。矢疾不過二里也。
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

迹故衆人行之也。○王念孫云：此本作聖人行於水無迹也。衆人行於霜有迹也。今本脫無迹也。有迹也。六字則文義不明。文選洛神賦注引此作聖人行於水無迹也。衆人行於霜有迹也。今本脫無迹也。有迹也。引此作聖人行於水無迹也。衆人行於霜有迹也。今本脫無迹也。有迹也。文本有無迹也三字。明矣。下注當云：霜雪有形而可毀。故衆人行於霜有迹。今本云：霜雪履有迹。故衆人行作聖足行於水無迹也。衆人行於霜有迹也。太平御覽天部引作聖人行於水無迹。衆人行於霜有迹也。無迹也。有迹也。是許叔重注。引者并注文舉之。使其意明顯耳。王氏念孫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欲據以增入正文。然則處於陰處於陽。下又將增入何語乎。足知其非矣。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也。○農夫勞而君子養焉。以君子國君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而用之也。捨茂林而集於枯不弋鵠而弋鳥。難與有圖。○寅丘無壑。泉原不溲。言汙小潦水名。寅寅之丘無大壑。故泉流不廣。雅釋詁同。寅即寅之段字。言丘雖大而無壑。則泉原不溲也。下文曰：尋常之壑。灌千頃之澤。有壑。灌千頃之澤。尋常言其小。則寅丘必言其大矣。高注以爲汙潦水名。非是。尋常之壑。灌千頃之澤。有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玉之與石。言可別也。闇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能任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爲其一人隕而兩人傷。○文典謹按：御覽八百四無事而悲譎。一人唱而千人和。人言能得衆也。不能耕而欲黍稷。不能織而喜采裳。○陶方琦云：文選潘岳藉田賦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紉者必有麻黼。注：言有盛必有衰也。按說文：紉素也。與注淮南同。鳥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鳥大鵬也。翱翔水上。鴈魚令出沸波。攪而不見。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主術篇曰：兵莫憚于志。莫邪爲下。言匹夫志。螻蛇螫人。傳以和董則愈。和董野物。故有重而害反爲利。意出死必戰。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之也。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夕。故曰易忍。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聖人居亂世。忍以待涼。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夕。故曰易忍。

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不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準平繩直之人能平直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故覆舟不溺。良御馬奔車不敗。故見之。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形象無形于目。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隨國在漢東。姬姓之侯。出游于野。見大蛇斷在地。隨侯令醫以續。傳斷。遂鹿者不顧兔。○文典謹按。御覽九。蛇得愈。去後。銜大珠報之。蓋明月之珠。因號隨侯之珠。世以爲寶也。逐鹿者不也。○人先信而後求能。人非信不立也。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開。不如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有極。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察別言用明矣。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賊敗也。害也。物自然也。巧冶不能鑄木。工巧不能斷金者。形性然也。○孫詒讓云。工巧當作巧匠。今本匠誤爲工。而文又倒。遂不不文。質有餘也。性自然。不復飾。故跬步不休。跛鼃千里。尺也。跬。猶尺也。累積不輟。可成丘阜。止。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猶遲也。數之則弗中。數猶疾也。正在疏數之間。得其節。從朝視夕者。移徙枉準。直者虧。枉邪。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偶猶周也。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道九達曰逵。閔其別也。○莊遠吉云。御覽作楊朱見岐路而哭之。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白也。閔其化也。趙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闕。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金曰鐘。石曰磬。雖久不變。故曰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鳥燕之屬是也。其

當道雖遠弗釋者故道為作防害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

詐應詐以譎應譎若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林○文典謹按意乃愈益多西施毛嬙狀貌不可同世稱其

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俱人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涖則具擢對旱則修

土龍龍對貯水器也臨淄之女織紉而思行者為之悖戾臨淄齊都悖戾惡也室有美貌繪為之纂繹不密綴志有

之纂繹繹繹致雨物也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徵羽正音小人不入其耳扞和切適舉坐而善音非正樂故事坐而善之○俞樾

云高注曰扞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然則正文疑當作扞和適切切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府藏貨

者急切也適猶之也往也言轉其和平之音而適於急切之調也

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侮猶病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掉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伉批擊其要

也○王引之云伉批字之誤也隸書先字或作伉元字或作伉二形相似故批字右邊或誤為元或誤為

元其左邊手旁又誤為人旁故藏本作伉劉本作伉伉也列子攝秘挨枕釋文批一本作抗此先誤為元或誤為

證也俗書沈字作沉此先誤為元之證也注內推字當為推方言曰批批推也郭璞曰批都感反亦音甚

今本方言推字亦誤作推一切經音義卷四卷八所引竝作推今據改南楚凡相推搏曰批或曰攢列子

黃帝篇曰攢秘挨攢說文攢擊也攢反手擊也批深擊也攢與批同故高注云批擊攢推矣或謂史記孫

子傳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關者不搏攢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語意略與此同此言批

伉即史記之批亢此文捌格批攢皆兩字平列則與史記異義且高注訓攢批為推則非伉字明矣木大

者根擢山高者基扶其下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王念孫云蹠者足也足大與志遠義不相通志當

蹠距者舉遠是其證隸書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言老莫之疾也賊心古賊害也○陳觀樓云古字當

走志相似故走誤為志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言老莫之疾也賊心古賊害也○陳觀樓云古字當

狂者與嬰兒皆無賊害之心故人莫之怨也意林引此作無心也蓋脫賦字

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為誕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誕也○

怨也意林引此作無心也蓋脫賦字

